

戰時綜合叢書

日寇燃犀錄



327-5
Hs 31
12

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

戰時綜
合叢書

日寇燃犀錄

每冊實價國幣二角

編輯者 獨立出版社

印行者 獨立出版社

漢口花樓街十六號

戰時綜合叢書例言

一、本叢書編輯主旨，在闡揚抗敵建國理論，研究戰時實際問題，激發民族獨立精神，並供從事訓練及宣傳工作人員之參考。

二、本叢書包括抗戰重要文獻，舉凡黨的問題，建國問題，民族問題，戰時政治問題，軍事問題，國防經濟問題，世界輿論，抗戰後之敵人動態，教育與青年問題，民衆動員問題，及抗日先烈勳績，日寇暴行紀述，均以實際問題，可靠材料爲主。

三、本叢書第一輯計下列二十種：

- (一) 領袖抗戰言論集，
- (二) 黨國先進抗戰言論集，
- (三) 抗戰文獻，
- (四) 健黨與建國，
- (五) 民族至上論，
- (六) 統一與抗戰，
- (七) 到民主政治之路，
- (八) 建國在作戰的時候，
- (九) 第二期抗戰，
- (十) 論游擊戰，

- (十一) 抗戰與經濟，
 - (十二) 抗戰與生產，
 - (十三) 我們的外蒙古，
 - (十四) 中日戰爭與世界輿論，
 - (十五) 彷徨沒落中之日本，
 - (十六) 戰時教育論，
 - (十七) 青年往何處去，
 - (十八) 民衆動員問題，
 - (十九) 抗日先烈記，
 - (二十) 日寇燃犀錄。
- 四、本叢書所輯文字，對於理論與具體方案務求兼顧，使不流於空言無補之弊。
- 五、本叢書所輯文字，文筆務求通順流暢，力避冗長晦澀及意識不正確者。
- 六、本叢書每冊各附導言或編後記，並各殿以討論大綱，以便各訓練班或小組討論會之應用。

目次

一 序言 1

二 倭寇萬惡錄 2

(一) 燕冀痛語

古城剪影 2

鐵蹄下故都婦女的哀啼 4

平津陷落後的狀況 7

北戰場倭寇暴行拾零 9

汶上見聞錄 10

(二) 寇跡遍江南

大上海之一角 12

劫後松江 13

湖州現狀

無錫成廢墟

劫餘的蘇州城

重見天日之廣德

蕪湖屠殺記

如此天堂

西人眼中杭州劫

(三) 六朝金粉今蒙塵

暴敵獸行天下彰聞

地獄中之南京

虎口餘生話獸軍

紫金山下殺人競賽

慘淡揚城付劫灰

(四) 海空寇氛

38 37 34 28 23 28 22 20 19 16 14 14

漁民浩劫記..... 40

粵海敵艦累犯虎門..... 42

寇機劣跡之一斑..... 44

三 崩潰中的「皇軍」內幕..... 46

(一) 敵虜之言

日本空軍俘虜之言..... 46

兩個俘虜的自白..... 50

臨沂之虜供詞..... 52

(二) 寇軍傷心事

士無鬥志的日本..... 55

俘虜日記..... 59

敵空軍曹日記..... 64

死訣書(二則)..... 65

(三)「皇軍」談叢

故都歸客話「皇軍」

「皇軍」斷片

敵軍中發現反戰文書(二則)

附討論問題

75

73

72

67

一 序言

這次的抗戰是我們決定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也是東亞二大民族比較稟性優劣的最好機會。

在戰爭的初期，我們雖然暫時失了少數名都大邑，但每一次守禦戰役，我們忠勇的將士都充分的發揮了英勇壯烈的精神，而彪炳千秋的民族魂，遂爲世界各國所共仰。反過來說，日本雖然僥倖獲得了不少名都大邑，但是士氣的衰頹，軍紀的廢弛，將卒的驕橫而卑怯，却是不可掩飾的事實，尤其是在盤踞區域，姦淫擄掠，無所不爲，更十足地表現了卑惡污劣的民族本質。

據外電所傳，日寇在淪陷各區的暴行真是擢髮難數，就南京一地來說，難民被殺的有十萬人，婦女被姦淫的也有一萬人；南京爲國際觀瞻所繫，尙且如此，其他各地，可想而知。

在未淪陷區域，日寇的勢力雖然及不到，不能猛施殘暴，但是日機日艦，依然到處騷擾。日機轟炸各地，每以平民及非武裝文化機關爲對象，日艦的橫行，也常常以燒殺漁船海島爲樂，酷無人性，真可切齒痛矣。

然而日寇此等行爲結果，我方平民固然大受荼毒，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日寇此舉，無異於自己拆穿文明的假面具，而暴露其猙獰獸形，既使世界人士共相鄙棄，又使我熱血同胞增強同仇敵愾之心，抗戰到底之志。

日寇燃犀錄的編纂爲的是：一、要使世界人士認識日寇的真面目，知道寇軍是如何卑怯無恥，殘暴

日寇燃犀錄的內容可以分爲兩部，一部是敘述失地慘痛事蹟的，一方面暴露敵人的殘暴和驕妄，一方面詳述淪陷區域內同胞的苦痛；一部是轉載日軍俘虜的自白，和日軍士在陣中的日記，所以暴露敵人的卑怯畏死心理。

因爲要使本書較富有文學意味而提高讀者興趣，所以所選材料以較成篇章者爲限，所有零碎新聞，片簡斷節都不選採，好在大致的暴行都如出一轍，不難舉一反三，推想而知。

又要使本書的真實性增高，所以凡是傳聞及不甚可信的記載，概不選取。又凡日寇的醜惡行爲，非普通情形，而尚不足以代表大部日寇行爲，也不選錄。然而即以可靠信者而論，日寇的殘暴已罄竹難書，而萬死猶不足蔽其辜。

更有許多真實可靠的材料，且富有文學興味，但以篇幅有限，不能列入，這是要向讀者告罪的。最後，我們根據「優勝劣敗」的原則，斷定我們中華民族必然得到最後的勝利。

二 倭寇萬惡錄

(一) 燕冀痛語

古城剪影

北平四郊一向是一片乾淨土，現在却盜匪充斥。

商人們皇皇不可終日，表面是怕盜匪光臨，實際上還是恐怕日本兵。

現在北平的情形，在許多方面，和「九一八」時的瀋陽，很有相像的地方，尤其是忽然間的盜匪叢起，更無二致。在從前，北平四郊，一向是一片乾淨土，就是在以前內戰時黑暗的日子，這塊地方，也還保持着安靖的秩序。可是現在，已經成爲一種無政府的嚴重狀態，盜匪充斥，自由出沒，帶着各種政治的色彩和目的，把整個的北平四郊，渲染得有聲有色。

這些人馬，是劉桂堂的部下，號稱「愛國軍」——與「滿洲國」的義勇軍一樣——目的是在採取游擊戰術，以反抗日本。他們的實力雖然不大，可是已經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注意。他們的分子很複雜，除掉劉桂堂的部下而外，還有失散下來的中國軍隊和保安隊。他們沒有固定的糧餉，所以一切人力物力以及交通工具，不得不取之於當地的人民。日本人吃過冀東保安隊的大虧，通州的大屠殺，把他們嚇壞了，所以對於北平四郊的警察，不敢再發槍械，因此對於這些所謂盜匪，實在無法壓制。

在頤和園北面兩英里地方的山脚下有一所天主教學校，本來是訓練教育工作人員的。山上還有一所房子，名叫 La Curvette，是一個避暑的山莊。這所學校裏面，到八月十三爲止，聚集了很多的人，這種天主教徒，各國牧師——有的僅僅是去參觀的——學生，以及上千的中國逃難者。八月三十日早晨，這所學校，曾一度被所謂便衣隊襲擊，人數共有二百人。他們服裝極不整齊，有便衣，有軍裝，有祇戴軍帽者，形形色色都有，所以稱爲便衣隊，頗爲相宜。他們裏面，分子也極複雜，有學生，他們參加唯一的目的，是在利用這些人，以游擊戰術，來反抗日本，例如他們的首領，就是這樣的一個學生。有逃犯，他們是被北平附近保安隊放出來的。有失散的兵士及警察，甚至還有真正的盜匪。裏面許多學生，都說

得一口好英文，而且對於外國僑民的態度也非常之好。

這隊便衣隊所以襲擊教會學堂的原因，大概想得到些槍械和軍火，並沒有甚麼惡意。

北平本身的情形，也不見得怎樣好，商業還沒有恢復的希望，一部分大商店也都關着門，其餘商店也把門半掩，商人們更是皇皇不可終日。考其原因，表面上似乎是因爲警察徒手，恐怕盜匪的光臨，而實際上他們還是恐怕日本兵。

現在城裏的日本兵，在他們長官眼睛之下，紀律還算不錯；但是據外國人目擊者談，單身的日本兵走入店舖，藉檢查爲名，不付錢而取去東西或竟要求現款的事實，已經數見不鮮。日本兵出來，雖然是買東西，也都帶着來復槍，所以商人們對於這種舉動，自然是響都不敢響一響。

日本軍事當局，曾經布告市民，如有受擾等情，應立即報告，以便調查後，對肇事人加以處罰，所以日本軍事當局對於他們兵士這種竊盜行爲，當然是心裏明白；但是這種布告，並沒有甚麼實際價值，一般受害的人，誰敢去報告，以免將來的報復。所以受些損失，情願自認倒霉，不敢去冒將來更大的危險。

鐵蹄下故都婦女的哀啼

(錄自字林西報)

朱未央

告訴你，我們要學第二外國語了。

皇軍爬在窗子上，哼着小調對行人做鬼臉。

宣武門內六部口有人民俱樂部成立，那裏有我們幾百個姊妹快樂的生活着。

親愛的斌之：

(一)

昨晚一夜秋風秋雨，我時時從夢中醒來，眼淚順着枕邊流下。斌，我想念你，我們沒有分別過如此久。斌，多少朋友分散了！在這黃葉滿階的深秋——我想你，我從夢中醒來，不禁低低的隱泣了！我，我何時能再見你啊！

想到這裏，我更恨那些鬼——使我們分開的鬼。斌，昨天我們在痛苦中度過，我們面面相對，感到無言的隱痛，昨天是什麼日子呵？可是我們連一聲口號也不能喊，被壓得出不了氣的喘。斌！高舉吧！爲了你們的生命是屬於你們自己的。而我們却時時有作別人刀下鬼俎上肉的可能。

告訴你，我們要學第二外國語了！並且刪改課本。我們敢說些甚麼呢？唯一的是「服從」啊！我們要養精蓄銳以待來年吧！我們永遠不要忘記「爲了反抗而生活」！

在這種環境裏！我更知道了 Last Lesson 的可貴，我時時忘掉我「在黑暗中」，我確實利用着我每一分時間。莊嚴美麗的歷代故都的居民，現在却要在別人叱咤下作奴狗。還有更殘酷的事，我現在怎能對你說呢？

你快來信給我吧！我惦念我的信寄不到，斌，快來信，如今你們每個字都給我無限量的快樂！帶給你北平一切朋友的問安！

你的未央 二十六，九，一九。

斌之。

(二)

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在開封借讀，那裏熟人誰有？最近我們尚稱安全，不過都患了極重的「傷風」以至呼吸不隨意，心情之苦悶爲畢生所未有。

告訴你，父親匯款不通，兩月來接不到款子了！因此我的棉袍大衣以及一切不緊用的東西都不在身

邊了，在關先生那裏拿了一件來穿，寄松衣食無缺，不要太掛念她，趙媽仍像以前那樣照顧她。

蘇欣想去漢口，本想明天動身的，但今天得了些 Foreign news，又不能離開這個關懷的文化城了。衛生事務所裁人，尹家二哥失業了！昨天見着他，他說月底他只有去賣報爲生了！我哭了！他也哭着流下了眼淚！

我們不敢輕易的上街，也不願上街去。師大住着的「皇軍」常是站在臨街的短牆上，對着行人發出善意的招呼，尤其對於我們招呼得更殷勤些。北大住的「皇軍」爬在窗子上扯着一片青天白日的旗子，或是學生留在那裏的襯衣，哼着小調對行人作着鬼臉，擦他們的皮鞋。總之，在這裏可以看見或是聽見各種各樣使人想不到的侮辱，這些隨時都可臨到每個同胞的身上！……………

西風起，北雁南飛，氣候漸涼，祝你珍重！祝健！

未央 二十六，九，二十五。

(三)

斌之：

你的信已安然到我面前，我不知感謝誰才好，爲了我們原是在兩個天下呀！

我還對你說些什麼？這裏總算安全。聽說宣武門內六部口有人民俱樂部的成立，想起來這是進步的組織吧。那裏有我們幾百個姊妹「快樂」的生活着，只有他們的「皇軍」可以自由出入。去一次兩角錢。但平均每人每日可以賺到十數元！這是什麼樣的生活呀！更殘酷要使人啼笑皆非的新聞，我用什麼樣的文字對你描述呢？現在我們只上半天課。在上課間操的時候。「皇軍」爲了關心我們，常搬着活動影機給我們拍攝活動電影。斌，我們不會覺得上課間操是鍛鍊身體了！我們低着頭含着眼淚懶懶的蠕動在拍拍的鏡頭之下。我問你，我們犯了什麼罪……幾個月前，在這裏開過全市學生會，我們激呼口號，高

唱戰歌，我們更探討了爲了反抗應當怎樣的生活。但是現在我們就永遠這樣沒有血氣像狗奴般的生活下去嗎？天！天！我需要溫暖的太陽自由的空氣，勝於我需要麵包。斌，告訴我，將持怎樣的態度生活在這個世界裏呢？

你來信可以用明清的寫信方式（注）多報告我些消息。我現在唯一的安慰便是接你們的信了。敬祝健康！

未央二六，一一，二三。

（註）用帶裏子的信封，語寫在信封裏面，再把裏子貼好。（戰時婦女第十一期）

平津陷落後的狀況

羅隆基

門前懸掛日旗，戶內闔家痛哭。

夜間禁止關門閉戶，深更夜靜日兵可以登堂入室。

日軍進襲平津，平津兩市於七月二十八九兩日先後淪陷於敵人之手。這是國人早已知道的事實。至於平津淪陷以後的情況，這或者不是國人所能盡知。這有向國人簡單報告的必要。

敵軍佔據平、津以後，即在北平天津兩地成立了所謂的地方治安維持會。同時，在平、津各地遍貼「華北是華北人的華北」這類標語。同時更假造了許多團體名義，發表許多荒謬絕倫的宣言，發動所謂的華北自治運動這類戲法。這類戲法是日本人的慣技。只是日本人掩耳盜鈴，自己欺騙自己罷了，欺騙不了世界人，更欺騙不了中國人。這用不着多加解釋。

國人切不可因平、津有了上面的一切事實，即認定平、津有了無數無數的漢奸，平、津人心已陷於不堪設想的地位。事實絕非如此。所謂地方治安維持會的一班委員，有的是利令智昏的漢奸，那是無可隱諱。但委員中亦有本人絕未參加，而日本人硬將他們姓名添入者。北平方面有幾個人，姓名雖則在委

員名單上，本人却已逃避他埠，這是實例。這當然是敵人的詭計，一方面可以表示平津漢奸如星之多，一方面更可把人逼上梁山。還有一部份人，因往日常與日本人勾搭，到此又不得不做人傀儡。這一班人危懼與愧悔之念，相互夾擊，處境亦的確痛苦。這一班人，時機來到，反正來歸，自爲意料中事。甘心賣國求榮，認賊作父的準漢奸，自然有人，然而畢竟是絕對少數。

日本人將來在平、津要變什麼戲法，日本人此刻自身或者亦不明白。在目前，日本人在平、津附近的軍事上正是疲於奔命，窮於應付，平、津畢竟如何處置，日本人此刻亦無暇計慮及此。以現狀來說，日本把平、津完全看作戰時佔領地。

敵人既把平、津看作戰時佔領地，所以在七月二十九號以後，敵人強迫平、津人民懸掛日本國旗。如今平、津兩市，牆上遍貼「華北是華北人的華北」，屋頂却懸着日本的國旗，這種矛盾，又證實敵人的愚笨，自己露出自己的馬脚。平、津人民，不止在門前懸掛着日本旗，路上的行人手裏，都拿着一面小日本旗。我們又不要誤會這是我國國民缺乏愛國心。其實這是環境迫而使然的結果。天津市上，大批日人叫賣日旗四個銅元就可買到一面日旗。把這面日旗拿在手中，生命即可得到相當的保障。否則，隨時隨地即有人槍殺的危險。關於懸掛日旗這件事，平、津方面發生的慘劇極多。有的因爲不懸日旗，房屋被燒燬，家人被殺戮。有的，因日旗不合式樣，遭受逮捕，永無下落。有的，門前懸掛日旗，戶內闔家痛哭，蓋深感良心刺激不勝悲痛也。傳說，天津一個十三四歲的天真孩子，將自己門前的日旗，擲諸地上，事爲敵兵所見，即被殘殺。在這種環境下，平津人民懸掛日本國旗，豈得已哉！

除強迫中國國民懸掛日本國旗外，敵人還強迫平、津人民舉行「慶祝日軍勝利大會」。這種慶祝會，在平、津兩市已先後舉行。此後，又強迫沿平、津鐵路各村莊舉行。對這類慶祝會，城市的團體，鄉村中的士紳，都需參加，不然，則受到極殘酷的壓迫。在這類慶祝會中，對日軍必稱「我軍」，對我們

的國軍必稱「華軍」或「黨軍」。對這種慶祝會，逃避隱匿，因而遭到厄運的人，又不計其數。

對平、津方面的一切新聞事業，敵人不加破壞，却加以利用。對平、津方面之一切報紙，敵人只將業主及主辦人加以驅除或殘害，易以日人，繼續出版，出版時，名稱與式樣，絕不更改，惟內容則稱日軍爲「我軍」，我國國軍爲「華軍」，更造作種種荒謬怪誕謠言，以欺騙民衆。敵人對平津方面之廣播，又用下列兩種手段破壞：（一）禁止人民裝設收音機；（二）敵人在平、津兩處以更強烈之廣播，擾亂我國中央及其他各省之廣播。此外，對郵政電報，敵人更加以嚴密之檢查。以現狀論，平、津人民整個處在黑暗地獄中，對國事絕對隔絕。平、津人民精神上之痛苦，當又可想而知了。

敵人殘酷惡辣手段，尚不止此，日本軍人對平、津方面之知識分子，教授與學生，特別加以侮辱摧殘，在日軍攻入北平以後，即有按戶搜捕教授學生之計劃，故北平方面之知識分子，倉惶逃避，日軍在天津各車站，檢查旅客，凡遇知識分子，搜檢特嚴。每日由車站拘送日軍憲兵司令部之旅客，總在數百人之多。有經過嚴密檢查而被釋放者。但拘捕之後，而無下落者，時有所聞。此刻仍在紛擾期中，此項生命損失，尚無從估計。將來經學校與家庭清查以後，必有驚人之數字發生。

日軍對我平、津之智識分子，情況如此。日軍對平、津一般居民，殘酷狀況，亦不減此。日軍對北平居民，常常于夜間禁止關門閉戶，蓋深更夜靜時候，日兵可以登堂入室，行所欲爲，被蹂躪者，處在敵人淫威之下，既不敢怒，更不敢言。凡此種種，真是慘極人寰。

上面情況，不過隨便寫來之簡單報告而已。此種文字，恐未能描寫平、津人民真實痛苦之萬一。

（時事類編第一期）

北戰場倭寇暴行拾零

原景信

臂刺花紋，即遭屠殺。
擄去幼童，逼作偵探。

在未到北戰場以前，常聽人說倭寇已將姦淫屠殺政策放棄了，及至北戰場實地視察以後，才知道完全是漢奸敵探的惡毒宣傳，下面幾件慘事，便是證明：

倭寇最憎恨知識青年，每到一地，必定把知識青年盡量殺害，寇軍初到安陽時，有漢奸報告，說凡臂上刺有花紋的人，都是知識青年，於是寇軍便大搜捕，為時不過數日，因刺花紋而被慘殺的，已經有數百人了。後來有人看見屠殺過慘，冒險的向寇軍解釋，說刺花紋是安陽最流行的符號，寇軍信以為真，才中止了屠殺。不料最近敵人所捕到的知識青年大都刺有花紋，於是殺興又勃發了，聽說廢歷新年的前後，因臂刺花紋而遭屠殺的又有數百人了！

寇軍月前在石家莊、行唐、順德等地方擄去了十餘歲的幼童數十人加以偵探訓練，然後逼他們到我方來偵察軍事消息，曾有三人在武安西部被我捕獲了。據幼童們說，如果不能聽從倭寇的命令，就要受非刑。曾有二幼童不甘心賣國，製了假情報二件，送給倭寇，但被倭寇發覺了，一在身上澆煤油燒死，一在鼻中灌冷水淹死，真正再殘酷也沒有了。

汶上見聞錄

（摘自北戰場陣中日報）

陳中和

日軍時集八九人住一民房，不時遷居，並常集幾十人由

西門出而南門進，虛張聲勢。

戰雲瀰漫魯省以後，敵人未費一槍一彈，而長驅佔據我們許多縣城。記者為明悉敵軍情況起見，特

驅車以赴汶上，化裝詳查，茲將所見特誌於下，以爲我全國同胞之鑒：

一月十六日的夜晚，盛傳日軍由濟甯來汶上。夜宿距城二十五里南站寨內，一時傳遍全城，時已十一點，居民多從夢中驚起，呼老攜幼，狀極淒慘！時大雪紛飛，天氣極寒。老幼懦弱者多逃至天主堂，卍字會，慈善會，該三處大人滿之患。至次晨九時許，日軍始陸續入城。散居各街，其貧窮無力逃避之婦女，悉被姦淫！日兵所居各處，桌椅家具均被焚燒。城門方面：民衆出入得向日兵行脫帽鞠躬禮，否則即以槍擊之。行路時如遇泥濘之地；即迫令行人負之而過，對青年分子尤肆意侮辱，其他類似亡國之情況，不勝枚舉。

二十一日深夜，日兵一名，持刺刀在各街查找婦女，因遍尋皆無，以致壯年男子有數人被其刺傷，末後尋至一座大廟內，適該廟住有水災難民，燃有燈火，致被窺見，該兵當循燭光而至，不幸我被難同胞又逢大難！該兵當把男子逐出，留一少婦，實行強姦！姦後復迫其赤體陪臥！該少婦不堪其苦，趁機逃出，而該兵竟跟蹤而追，該婦見勢不佳，乃投入一牆角雪堆內！得免其害。次日該婦因驚嚇過甚，致患瘋狂病。日兵此種慘酷獸行，聞之者無不痛心欲哭！

二月三日上午，記者路經縣府前，適遇日兵數人，正在毆我良民，一同胞被毆後，遍體鱗傷，頭破血出，記者問他，謂有一日兵；方才來此欲姦婦女，因該街少年羣起抵抗，姦淫未遂；乃約來日兵數人，在此逢人即打，我無辜良民經過於此者，多被毆傷。

號稱大日本宣撫班之日人漢奸合組機關于本月來汶，在各街張貼布告，發放日旗及五色旗，強迫民衆懸掛，並限期迫令居民回城度日。聲言日兵如有不法，准即報告，依法辦理，詎此類事件發生，縱即報告亦毫無結果。以致維持會純係日本的一種御用機關，其宣傳宗旨與日兵之暴行，彼此相反，是以彼等之宣傳，民衆皆置之不理。

日軍入城時，即以木料偽裝大砲，外包油布，並以花生裝置木箱，虛稱子彈，其住居亦神出鬼沒，集八九人住一民房，不時遷居；並時常集幾十人，由西門出而南門進，無識者咸謂又增兵也。豈知乃日軍之詭計，嗣經調查，佔據汶城之日兵，前後不足二百人，其欺詐伎倆，可見一斑矣！

（大公報）

（二）寇跡遍江南

大上海之一角

美國記者 C. Lorraine

鼻子舌頭被割掉了，血還很新鮮的流着。

又聽着女人哭喊的尖聲，男子的狂笑聲，我預備進去制

止他們的殘暴，可是兩個日本警察很嚴厲的把我們擋

住了，他說他們處置反日分子，不容外人參觀

由天通庵車站走上了江灣曠野，向着清朗的天空，吐出了幾口污穢的空氣，然而當我們走到法學院的背面，不潔淨的事又迎住我們的視線了。在那座草屋旁邊，一個青年男子給綁在木樁上，鼻子舌頭都割掉了，血還很新鮮的流向頸際胸間，祇有一點兒呼吸的氣息，側邊條凳上綁着一個赤身露體的女人，奶子已經給割掉扔在地下，胸部剩下兩個血跡模糊的窟窿，下身也是血淋淋的，被插上了一個木棍。那慘狀是我平生第一次見着，我不相信人類會幹出這樣野蠻的行動。兼翻譯員的同伴，問了那個正在哭泣的老婦，纔知道這一雙被害的男女是她的兒媳，她們這一家人在前兩天纔從租界搬回來，以為可以平安無事，那知今天來了幾個日本兵，先輪奸了她的媳婦，又叫她兒子領他們到別家去找女人，因為表示拒

絕便給殺害了。

辭別了可憐的老婦，剛走到愛國女校的廢址，又聽着女人的哭喊的尖聲，男子的狂笑聲。我們預備跨進校門，制止他們的殘暴，可是兩個日本警察很嚴厲的把我們擋住了，他說他們正在處置反日分子，不容外人參觀，然而我已見着幾個浪人，把一個農婦由籃球架上解下來，抬向後邊宿舍去了。我的同伴說，日本兵殺害中國人的玩意是很多的，切掉腦袋名叫斷頭台，挖去眼睛名叫取燈泡，割取奶子名叫摘葡萄，總之，花樣翻新，以新奇的殺人方法相競賽、相娛樂，在這種競賽和娛樂的情形下，不知犧牲了若干中國男女！

劫後松江

(摘自北戰線陣中日報)

城中僅餘五人。

鄉間搜羅殆盡。

(中央社上海十四日路透電) 某外人今日乘車前往松江視察，據謂城中荒涼及破壞之情況，頗難以形容。飛機轟炸之結果，無數房屋皆被炸毀，幾無一房屋未遭砲火擊毀者。已毀之建築，皆成廢墟，其荒涼之景象，令人可怖。城中存在之唯一動物，厥為飽咬屍體之野犬，昔日人烟稠密人口十萬之松江，今日僅見藏匿于法國教會內之中國老者五人而已。彼等皆感食物之缺乏而痛哭，並向該外人要求，將彼等帶回上海。上海南京間昔日人口稠密之區域，今已悉成焦土，松江之淒涼，可為全區之寫照，此區內人口，大量之遷移，在歷史上頗值得大書特書，至于此若十萬居住此帶之中國人民，遷往何處，恐無人能答。由上海至松江間三十英里之路途，幾如一沙漠，所有穀物，皆無人過問，目光所及，盡屬廢墟，荒田及野犬而已。途中見有大量日軍向上海開拔，彼等皆滿攜由鄉間獲得之劫掠品，並有洋車若干，裝

載箱篋物品，跟隨于軍馬後，其狀極爲奇特。騎于驢牛，甚至於水牛背之日員，奔馳於田野間者，隨處可見，日軍之砲架上，則縛有小豬多口。鄉間之鷄，及其他野禽，亦皆爲日軍搜羅攜去。

(大公報)

湖州現狀

盜匪如毛，槍聲澈夜不絕。
路上行走須帶鉛筆白紙。

湖州廿四夜失陷後，即起大火，被燬甚重。……東門北門通行較自由，西門南門進城出城皆須查驗通行證，搬運物件出城，皆須查驗許可證。城南丁家花園設有司令部，敵憲兵宣撫班設在中央旅社，敵軍大都駐在南門，馬軍巷東吳三中、省立湖中、宋家巷等處。城內非獨無商攤，即行人亦有戒心。……福音醫院現爲敵軍設立野戰醫院。……城內有妓院四所，設在三元洞、榆樹街一帶。凡欲入內者，須先購票，每張一元，過宿則三四元不等。時間在下午一時至五時，准敵軍士兵入內，限在樓下；下午六時至九時，准敵軍官入內，限在樓上；惟不准過夜。由敵憲兵維持秩序，每逢購票時，擁擠不堪。北門外潘公橋堍，有敵憲兵駐守。湖城失陷後，死亡軍民連市陌路一帶計，至少在一千人以上。湖州西鄉盜匪如毛，槍聲澈夜不絕。無論在四鄉或城內街道行走，每人須帶鉛筆及白紙。因遇敵軍查問時，語言不通，易生危險，祇得用筆談也。城內行政方面，已有漢奸組自治委員會。委員爲沈譜琴、孫棟三、莫叔未、潘廉深、楊公偉、王安申、姚森如、陸慶譽、溫選臣。

無錫成廢墟

各紗廠鐵廠五金機器均已掠去。
黨員、官吏、壯丁、新聞記者與夫購買救國公債者均目
爲不良分子，而必被屠殺。

近有新自無錫來人，爲道無錫被敵軍焚燬蹂躪慘狀，聞之令人髮指，茲略述如次：

無錫淪陷後，敵軍即行縱火，共達十餘日之久。其延燒區域，城廂則彩官牌樓，倉橋，打鐵橋，老北門，蓮蓉橋，卯橋，三里橋，北瀾橋，亭子橋，東段新世界至漢昌路之玉和春茶樓，新世界對面無錫飯店至交際路，玉和巷漢昌路口第一旅館至復興教門館，太平巷，黃泥橋街，露華街，吉祥街，崇安寺街，新聲新新兩書店，及對面店舖圖書館旁之人報館，石皮巷口蔣蔡朱諸家，復興路中山小學大雄寶殿中南戲院及其對面一家，並各紗廠等處。四鄉則塘頭梨花莊，洛社，石塘灣，堰橋，塘頭橋，胡家渡，八士橋，張涇橋，長安橋，南門大公館，大房莊，南橋，東亭鎮等處，均已化爲焦土，斷垣頽壁，慘不忍睹，且復縱兵爲盜，城中搶劫時有所聞，四鄉尤甚。在外避難者所留器物，悉被掠去，各機關及報社所存物件，各布廠留放布疋，各商店所存貨物，各旅社傢具，均被搶掠一空。典當什物，任憑攜取，各紗廠鐵廠五金機器等物，重要者均已掠去，其餘封存，行將運往日本。麗新協新申新福新茂新各廠房屋被改充敵軍野戰修理廠。無錫西南鄉之南方泉許舍裏龍頭渚一帶本爲難民區，亦時被搶劫。

此外若姦淫屠殺之事，尤數見不鮮。城中青年婦女俱已逃避一空。其居鄉間者，多匿於樓閣暗處，或米屯柴堆中，而被強姦者無日無之。城內某紳士家女傭六人，年齡均在五十以上，亦被姦污，其他可以想見。人民途遇敵軍，須受檢查，其認爲可疑者，即遭慘害。若黨員、官吏、壯丁、新聞記者與夫購買救國公債者，均目爲不良分子，必受其屠殺。關於政治情形，頗爲複雜，當時有楊某張某等組織僞

自治會，藉以維持，惟內部黨派不一，楊某張某各為一派，爭任偽自治會會長，結果由楊某任偽會長，始於十二月十一日勉強成立。以經費無着，擅將我政府留存某處食鹽數十噸（可供無錫常州三年之用）售賣，藉以維持。偽自治會成立後，即着手恢復偽警察局，創辦警士訓練班，范某任偽局長，設置崗位。四鄉區長亦分別發表，城門僅南門西門光復門開放，貨物只准進城，非有偽自治會通行證，不准出城。人民遇敵軍，須脫帽敬禮，城內浴室茶館均開門，國幣雖可通行，惟僅值日幣一半，市價不定，敵軍駐紮四鄉甚少，沿鐵路公路則有步哨，至下午四時即撤去，城中於下午六時戒嚴，街市景象，甚為蕭條，劫後災黎，誠不堪聞問矣。

（中央社二月十四日重慶電）

劫餘的蘇州城

大部份的居民都是上了年紀的，即青年也留起鬍鬚。

除了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阿媽而外，一個女人也沒有碰見過。

蘇州現在真正是一座空城了。

自從太平天國之亂以來，蘇州——中國的「威尼斯」，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受過如此可怕的戰事影響的。據說，蘇州人都是非常伶俐的，因為每當他們遇着危難的時候，或者使用賄賂，或者發出勸人的請求，設法勸開雙方的領袖，使他們在國內政治的棋局中，將這個城市看成一個「小卒」。它的迷信的人民雖然各有不同的信仰，但總是將這種比較的和平安歸功於上天的幫忙，因為他們以為這個城市有了這麼些寶塔和廟宇，菩薩是萬萬不會不保佑的。

它的居民也許很伶俐，並且菩薩也許會對於這個迷信的城市給予特殊的保佑，可是他們這種人的和

書蔭的雙方努力，終究沒有能夠在這次中日戰爭的破壞之中將它保全。它的許多巍然的高塔，也許仍然還對着青天驕傲地揚着頭，它的古舊的城牆也許仍然還堅挺地站在那裏，它的石橋也許完好，可是蘇州變動得太厲害了，它完全不是從前的老樣子了。它的少數的工廠都被轟炸和破壞，它的商業機構完全停頓了下來，並且它的三十萬居民現在祇賸下了一萬多人。因此，它的富有畫意的茶館都關門大吉，它的許多美麗的花園都不再有人來照料，它的擁擠的街道現在變成孤寂而淒涼，總而言之，這個城已經成爲一個毫無生氣的死城了。現在我們可以正式叫它爲「老人城」，因爲現在大部份的居民都是上了歲數的人，即使有少數的青年，他們也都留起鬚鬚，好像在敵人的統治之下鬚鬚成了一種有保全性命效能的護符一樣。

蘇州的少女一向被認爲是它的許多動人的東西之一的，可是而今成了什麼呢？走遍了全城，除了少數爲了敵人的尋樂而來的妓女之外，在公共場所簡直看不見一個老的或者年輕的女人。一個最近到過那邊觀光的人回來告訴我們，在他停留在那裏的十天之中，除了一個所謂「治安維持會」的委員所雇的五十多歲的老阿媽而外，一個女人都沒有碰到過。可是就是她這麼大的年紀也沒有從猖獗的士兵的困惱之中給她一種保障。乾脆一句話，女人和姑娘，不論年紀大小，在公共場所已經毫無安全可言，因爲她們是被迫切的尋求着好像是一個珍貴的寶貝似的。許多老太太和年青的姑娘都當着他們的父親，丈夫，和弟兄之前，被人擄去和強姦。有許多次，那些倒霉的女人和姑娘們，因爲受不了這種污辱，憤而上吊，或者投井而死。不久的將來，這種暴行一定會傳遍全世界，並且一定會成爲一個可怕的故事傳給它將來的居民，一個永不遺忘的遺產。

按照字眼的真實意義講來，蘇州現在真是一個空城了。表面上看來，一列列的房子仍然還存在着，沒有表現出任何戰爭的標識，而且祇有少數的房屋是被轟炸和焚燬的。不過詳細地考查一下，就可以發

見事實上每個人家都蒙不速之客光降過了。他們不但搬走了值錢的和輕巧的東西，如果找不到什麼，爲了老羞成怒，也會將笨重的傢具去破壞。如此連續的和普遍的搶掠之下，沒有一間房子甚至於貧民窟，能夠完整的保全它那一點貧瘠的東西。許多大戶人家被各種不同的強盜光顧了不下十次之多，最後即使是門窗也都被摘下來拿去了。居民的損失無疑的是非常重大的，因爲中國軍隊很快的從上海退下來，使得他們匆促的逃開，並且，因此他們被迫放棄了所有的東西。許多蘇州的富戶都有收藏古玩和字畫的癖嗜，這些差不多都是經過了好幾代的苦心，而現在都變成戰利品了。

雖然蘇州已經到了日人的手中二個多月，但它還照樣是一個屍體，沒有一點恢復以前生活的氣象。「治安維持會」碰到了不講理性的兵士也是一無辦法，他們顯然的受他們的指揮者的管束。人們在光天化日之下行走是有被搜查和被奪去值錢的東西的義務的。所謂人間天堂實際上變成了第十八層地獄。在這種無法無天和混亂的情況之下，那能如侵略者的願望，它的以前的居民會各返舊居來重操舊業呢？這是事實，那個不急着想回老家，即使他的家已是空無所有？但是即使能回去，那個願意忍受這種污辱和危險呢？我們一再得到保證，說侵略者並無敵視我們的人民之意，可是當我們看到蘇州和其他在他們統治之下的地方所流行的可歎的情形，我們怎能將它的言行一致起來呢？空話絕不會得到即使是最愚蠢無知的人民的友誼，當他們身歷其境地受了痛苦之後，這會較之反日會的宣傳更爲有效地煽起他們的憤怒之情來的。

它現在所受的災難什麼時候可以終了，沒有人能夠說出。不過可以斷定的這個名城至少需要幾十年纔能恢復它舊日的光輝和華麗，和忘却現在的大難的痕跡。經過這次重大的損失和痛苦之後，以後它的居民爲了適應這種重大的變化，將會改變他們生活的方式了吧。

重見天日之廣德

八千人口的城市，收復後只剩下五百不到。
游擊隊入城時，看見慘死的裸屍不下二百具。

廣德是淪入敵軍蹂躪下，而經我軍克復重覩天日的地方，以下的記述，是游擊隊克復後所得到的真切材料。廣德城內原有二千六七百戶人家，人口共八千左右。在八月十四日起，被敵人飛機轟炸過二十幾次。十月十六日起，城內也遭轟炸。十一月二十六日到二十九日，敵機大隊飛來，連炸了四天，居民死傷有三百人之多。縣政府就在二十七日搬到鄉村。敵人入城時，城裏還有窮戶五六百人，十之八九，都被敵軍殺死。敵兵入城後，立即挨戶搜查，四五十歲以下的男子，都用繩子捆在一起，強迫搬運東西，打掃房屋。對於婦女，不論老少，加以輪姦。敵人佔領城內的四十四天之中，搜索壯丁和婦女，最殘酷的，是對於不能如他們意思的婦女，除強姦外，還用木樁或青菜蘿蔔插到陰門裏，裸體暴露在街頭。對於許多壯丁了，也用玻璃瓶插入肛門中處死。我們的游擊隊於本月十三日入城時，看見這樣慘死的屍體不下二百具。

十八里店子有范姓的童養媳，才十四歲，十二月卅那一天，連她母親和姐姐，一齊被五六個鬼子拖去。沒有進城，在一個稻場邊上，把她們衣服脫下，迫令她們下水塘先洗澡，三個女人害羞不肯，後來鬼子們就挾到場上，迫令在地上爬，謔戲取樂，他們氣憤羞怒之下，立刻自盡。本月十三日敵軍向宣城蕪湖退去時，還在四郊搜索四十幾個婦女帶走的。當游擊隊進城的那一天，米是被敵人帶走了，許多油酒店的醬缸，敵兵吃不完，可是剩下來的，他們不是把一個人頭放進去，就是埋下一個死小孩子，或一條女人的腿，甚至醬油桶和酒缸，都闖進大小便。

蕪湖屠殺記

「究竟日本是否爲屠殺人類的劊子手，那只有讓今日的你們看看始知道」。他笑了一種猙獰兇狠的笑態。

二千多條不怕死的赤手空拳的難民，一致地衝上前去，敵軍的機關槍開動了。

蕪湖經過了三日的轟炸，和三晝夜的連續焚燒，差不多成了焦土。城內繁盛的街市，變成了瓦礫之場。而城外江邊的洋房工廠也化爲灰燼。雖不完全像死城，但總已化爲廢墟了。

我蕪市的政府機關，事發前已遷到皖北。

地方警察憲兵也都向××撤退，老百姓大部份也逃走了。剩下無法逃避的民衆，就遭受了空前的慘劇了。

敵自三日攻陷廣德後，六日亦佔據宣城。蕪湖距宣城僅一百二十里。事前的江南鐵路，雖經我方破壞了橋梁，但敵在優越的裝備條件下，很迅速地又恢復了交通。所以敵於七日沿江南鐵路奪灣芷，而進迫蕪湖了。七日的黃昏我軍雖退出了蕪市，佈防於蕪湖南之魯港荻港一帶，但郊外仍有相當軍力担任截擊。敵因爲欲實現急攻南京的突破計劃，所以十八師全師團及于芷山全旅向蕪湖進攻，經過一晝夜的血戰，遂放棄蕪湖。而號稱爲江南大埠的蕪湖，就於八日的深夜給敵軍進據了。

敵軍由漢奸引導入城時，到處的烽火還冲天的延燒。

敵軍一方面佔據了沿市郊的堡壘作據點，一方面即分兵沿江南路進迫富塗。留守蕪湖的，就大開殺戒，肆意掠劫，這是敵軍發財機會了。沿戶搜索，我市民沒會逃避的沒有一個不遭受敵軍的酷刑。蕪市

成爲敵軍虐的地方，野獸的場合。

九日晨，敵軍十八師部即駐於市政處。臨時出了告示，着市內華人，立刻返市居住。并由漢奸四出招慰，說「皇軍」不是亂殺人的，祇要肯忠於「天皇」就得了。這欺騙的技術，只有涼血的漢奸才能接受而幹這沒天良的勾當。可是，有一部份未曾逃出蕪市的無知愚民竟也歸來了。誰料這還免不了一死，凡是歸來的難民須一律被禁在大花園內的地方，等候死刑的降臨。同時，對市內的抗日分子，匿居於租界內外國地方的稍有智識難民，立刻拘捕。尤其是江岸那末會逃避的七八千難民，演成一幕悲慘的戲劇。

事情是這樣：八日晚深夜，這裏的難民會聽到了敵軍入城的消息，即由幾位青年出來報告，及商議應付政策。有的提議夤夜逃命，有的贊成反抗，有的也願意投降。結果逃命的只管逃，願意作順民的也準備投降，但其中有一部份熱血中年及青年人就實行反抗。他們在深夜裏，開始了有計劃的行動，準備加入郊外的我軍與敵人拚命。可是，這一大批約二千多的不肯作亡國奴的人，竟給漢奸們迅雷不及掩耳的監視了，而那些準備做順民的，逃亡的，也統統受監視了。到了九日晨，敵軍一支聯隊，就開到江岸來，開始了的慘劇第一幕。

起先一位中年的敵支聯隊長向那羣難民們演說，由漢奸傳譯。意思說日本并無殘殺中國人的本心，但中國人偏偏要反抗日本，這是日本人認爲不可解釋的疑題，究竟日本是否爲屠殺人類的劊子手，那只有讓今日的你們看看始知道。他笑了，一種猙獰兇狠的笑態。

我們的青年，憤怒了，咆哮了！然而自己給敵軍束縛了。沒有民族意識的同胞，懦弱，害怕了！兩種不同思想的人物，結果是一律遭受了慘刑。

中年與青年們，被驅逐到靠江邊站着，其餘的就站在對江的馬路上，中間的距離是權開一隊敵兵，

還擺出幾挺機關槍。突然靠江的中年與青年們，雖然被監視，但手足還沒有被縛，就像潮湧一般向敵軍方向衝前來，還高聲喊着：「殺盡了東洋鬼！同胞們：來殺東洋鬼！」聲音很雄壯，這二千多條不怕死的空手赤拳的難民，一致地衝上前去。敵軍的機關槍開動了，「拍……拍」的聲響與喊殺的雄聲混合震盪於空間。槍聲停止的時候，江岸邊立刻回復了沉寂，讓那硫磺與死人的氣息瀰漫着。

江面上停泊的外國兵艦，雖離開了江岸邊，但不時地也遭受敵兵冷槍的威脅，這些兵艦，是候命乘載蕪市的外籍僑民離蕪的。法國天主教堂也臨時作為敵兵的宿舍。蕪湖醫院門口雖高掛了美國旗，但敵兵已在外面成了包圍線，並要求院長將院內的中國傷兵與受傷的長官，一律放出。這無理的要求，竟遭院長的拒絕。

淪陷後的蕪湖，成了人間的地獄。

如此天堂

（摘自廣州中山日報）

店屋都被焚毀。

於各旅館多設妓寮。

為麻醉佛教徒而組日華佛教會。

金華廿日中央社電 難民有自杭來者云：杭垣多數商店經敵劫掠後，內部已空無所有，即門窗板壁，亦被拆燬，生火取暖。未熄之火，則任其延燒，故隔壁店屋咸遭焚燬。偽維持會諸漢奸為取媚敵人，乃組織新市場商業復興委員會，由張鏡如任常委，朱孔陽、鍾韻玉、聞立仁、邵力更、陳鑑文、高爾和等逆亦參加。大世界已被迫開鑼，供敵娛樂。並在大亞、大陸、東方、清泰第二旅館原址，多設妓寮，強迫良家婦女供敵淫樂。每次售票一張，納資兩元，門首駐有敵憲兵。各銀行多被佔用。梅園小吃

館改爲料理店，協興改爲東方料理店。各米店俱勒開業，由敵憲兵統制設一米店。在龍翔橋設小菜場，售價甚昂，豬肉每斤洋四角半。敵在滬因嫖妓染花柳病者甚衆，後即搗毀藥房，劫去九一四、六〇六等藥品，獸慾依然，每以強姦良家婦女爲快。豐禾巷有某姓妙齡女郎，爲敵瞥見，欲行非禮。女見狀，卽向蕙蘭中學收容所逃避，卒被追獲，以堅持不從，被敵以刺刀刺斃。敵爲麻醉信佛之徒，已組日華佛敎會杭州支會。

西人眼中杭州劫

搜劫什物，無微不至。

三日大火，精華都盡。

據杭州來此之某西人談稱：敵軍佔領杭州後，聲言中國既圖破壞杭州，除水電廠外，一切民房日軍當盡量加以澈底破壞，致三日大火，城內已延燒將盡。中國婦女不分老幼悉被擄去，分爲等第，供日將官及士兵獸慾。縱火之前，曾大事劫掠，以軍用車載運一切凡可使用之物品，甚至泥做之玩具，煙袋及剪刀等，亦加以搜劫。軍紀之劣，無以復加。敵軍三十餘名，曾登虎跑山索搜中國之游擊隊之蹤跡，當一無收獲，但此三十餘名敵軍下山時全失蹤。敵後又繼派數百士兵大搜虎跑，在附近捕去青年良民四十餘人，縛於山麓，用機槍射斃，陳屍數日，無人抬埋，狀至悽慘。敵正規軍大部已撤退城外，不能偷渡錢江，又不能安居杭市，已感到奪取杭州無利於戰事云。

(三) 六朝金粉今蒙塵

暴敵獸行世界彰聞

- 一、幼童身中七刀
- 二、傳教士受恫嚇
- 三、向大使館呼籲
- 四、日兵踰牆淫掠
- 五、無家可歸的難民
- 六、可恥的紊亂

英倫銷路最廣之每日電訊報，於正月二十八日發表該報駐華訪員關於暴敵在南京杭州一帶殘暴行為之詳細報告，伸引南京外僑向南京日本大使館之報告抗議文件，茲特譯誌於次：——恩源附誌——

南京金陵大學教授和美國傳教士對日本軍隊在京杭兩地種種暴行，時向教會總部提出報告，並致函日本大使館申述一切，由各報告及函件中，記者現始能全盤揭露京杭一帶日本軍隊的暴行。所有報告，均描寫大批殘殺、姦淫和搶掠行爲。據某傳教士估計，南京被殺華人約達兩萬人，據謂尚有無數婦人及幼女，慘被日軍蹂躪。提出各種報告及投寄信件人士，均不願以其姓名發表，但一切文件，均經記者親自目睹。其完全真實性，則毫無疑義。日本當局對其軍人毫不約束管理，各方羣加責難。據稱：即在日本大使館職員之前，日本軍人竟亦公然進行種種難以出口之罪行。

一、幼童身中七刀

某傳教士於正月十一日自南京來函謂，某日與日本駐南京總領事同行，但見市街屍體狼藉。此爲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淪陷四星期後之事。該函續稱：「某幼童因腹部受槍刺傷七處，於今晨死於醫院中。余昨日在醫院中見一婦人，曾被姦淫二十次，日兵於輪姦之後，並擬以槍刺割下該婦頭顱，所幸僅

重傷喉部。某尼姑前曾告余，謂某日若干日兵闖入菴中，殺死菴中尼師及其八齡女徒，並以槍刺傷另一十二齡之女徒。該尼姑本人腰部受槍傷，乃臥地僞死，爲其他屍體所遮蔽，五日之後，始得僥倖逃脫云云。據本人所知，尙有一十二齡之幼女，遭受日兵不可饒恕的污辱。而金大某院長亦曾告余稱：某幼女年僅十三，竟爲日兵三人所輪姦。」

二、傳教士受威脅

其他人士之報告，亦均係描述此種同樣性質之暴行，不過其範圍較爲廣泛而已。男子爲保護其妻女而被刺死或槍殺者，已屢見不鮮。傳教士常申述於彼等心想加以干涉時，如何遭日兵手槍之威脅恫嚇。某美籍傳教士於十二月十九日來函，謂常見大羣華人爲日兵押解槍殺，其情形無異於殺牛宰羊。某次有華人約三百名，被驅於一池塘，立於冰冷水中，爲日兵槍殺。該函繼稱：「另有大羣華人被驅入一草棚中，日兵以機槍掃射，繼之放火焚燒，棚中華人有未死於槍彈者，亦均葬身火窟矣。」

「日兵復盡情搶掠。一切財產，無論爲華人或外人所有，均已蕩然無餘。」

另一傳教士之報告稱：「昨夜見二女尼自余門前經過，擬穿過街市購買食物，竟爲日兵所污辱。」另一傳教士描述大羣華人爲日兵拘留，並且給以二十分鐘之時間，如身攜武器者，須自行繳出，日兵並擔保謂自行繳出武器者，絕不危害其生命，但結果有二百人出頭自承，竟全被槍殺矣。」

三、向大使館呼籲

金陵大學緊急救濟委會美籍主席，十二月十四日致函日本南京大使館，對於日兵將日本大使館附近金大農場前之美旗及美大使館布告撕毀，並闖入校門，搶劫校內教員一事，提出質問。翌日，實行搶掠之日兵，復至金大農場，搶奪財物，並擄去婦女多人。

金大圖書館原住有華民一千五百人，其中婦女四人爲日兵強姦。另有六人爲日兵擄去，而只有三人

返回。

該寄信人稱：曾接到報告，謂當日晚間城內其他部份亦發生同樣事件在百起以上。函中續稱：

「城中市民之恐怖已達極點，即外出購買食物，亦均存戒心，日兵迭次闖入民房，搶奪財物。」

「余等今爲日本陸軍及日本帝國之榮譽計，爲諸君自己妻女姊妹之幸福計，特向諸君呼籲，勿使市民再受日本軍隊之蹂躪。」

雖然，此種呼籲提出後，日兵之暴行仍繼續不已，日本當局毫末予以制止。

四、日兵踰牆淫掠

十二月十五日金大緊急救濟委會主席復來函報告，謂有大批日兵迭次前往金大農場，並有婦女三十人被姦污。

彼曾函告日本大使館謂：「余對此事業經詳細調查，已確知此言之無誤。南京城內本區之情形實爲淒慘。」

十二月十七日該主席再度致函日本大使館：「在貴大使館可清晰瞭望之區域以及敝校附近地帶，一切恐怖及野蠻行動仍在繼續中。日兵於昨晚迭次來至敝校圖書館，圖書館現住難民甚多，而日兵則以槍刺恫嚇，索要女人、金錢等物。敝校同事一人竟爲刺刀刺傷。」

「在圖書館中，有多數婦女被日兵姦污，而日兵並將守夜閤人擊傷，蓋彼等未爲日兵預備婦女也。敝校美籍同人多爲日本軍官所攢毆，而余本人則被某醉酒後之日兵強由牀上拖曳以去。」

「敝校距貴大使館甚近，故吾人不能明瞭此處何以至今尚不能恢復秩序。」

十二月十八日彼再致函日本大使館：「因日本軍隊之暴亂橫行，各地仍繼續感覺苦痛與恐怖。敝校現已收容難民一萬七千人，而各地情形愈趨惡化，難民乃更蜂擁而至。」

「然而金陵中校校舍中，昨晚有一驚悸之幼童，竟爲日兵所刺死，另一幼童亦受重傷，生命極爲危險，婦女八人被姦污，而日兵則無分日夜，踰過校牆，實行不法，敵校若干同人意欲加以阻止，莫不爲日兵攆毆。」

「難民均患神經性的恐怖病。貴大使館方面曾允派兵把守敵校校門，然並未實行。」

五、無家可歸的難民

「日本軍隊已將市民之衣物被褥以及食物之類掠奪淨盡，許多市民竟以飢寒交迫而痛苦致病。無論在大街小巷，均可見焦愁悲泣之男女，相互私語，謂凡日兵所到之處，則無論是誰，無論何家，均無所謂平安。」

「余此次修函，竟爲日兵之檢查所阻撓，而日兵之所謂檢查，亦不過爲挑選婦女而已。」

該主席於十二月二十一日致函日本大使館職員福田稱：「今日下午有婦人一，在貴大使館入門處被姦污。今日下午當敵人往訪閣下時，舍下已第四次被搶。」

「敵校其餘七處樓舍今日同被掠奪。各處大火已使無數難民成爲無家可歸之流浪者。」

「敵校醫院之各門已被衝破。現正設法阻止日兵搶奪敵校醫院之救護車。」

「余本人目睹日兵劫掠食物，而強迫華人運送其搶奪之贓物。日本軍隊復掠奪紅十字會裹傷站，當時余聞有呼救之聲，當即前往查視。昨晚在該處有三人被日兵強姦。」

十二月二十二日該主席報告稱：「昨晚婦女聖經學校有婦女七人被日兵姦污。男子則被帶走，大約已予槍殺。」

「日兵今晨復有搶掠金大養蠶室，並將存酒攜去，某日兵向彼等行搶之難民放射三槍。」

六、可恥的紊亂

耶誕節日，該主席再報告稱：在金大農場養蠶室一處被日兵姦污者，平均每日在十人以上。而搶掠行為繼續不止，日本當局毫未予制止。十二月二十七日報告稱：

「貴大使館方面雖曾提供種種諾言，然可恥的紊亂仍在繼續中。昨晚日兵闖入敵校校園，對女子三人施以強暴，而三女子中之一人，年僅十一，聖經學校方面有婦女七人，於日間受辱，其中有女子一人年僅十二歲，當日晚間復有婦女二十名遭遇同等命運。而該處之食物衣服金銀等亦全部被劫。

「此能謂為秩序？在恐怖時期兩星期之後，仍有此種情形，實覺可恥。目前所需要者，已非僅日方之諾言矣。」

羅伯特費支博士曾親自告記者稱：日本軍隊在杭州實行有計劃的挨戶搶掠。該處亦有大批婦女橫遭日兵之姦淫蹂躪云。

地獄中的南京（地獄通訊）

（錄自大公報）

所謂憲兵只有十七人，而狗彘的「皇軍」乃在五萬人之上，所以只看見「皇軍」而看不見憲兵。

小陶園方面倭寇平均每天跑去十次，每夜跑去六次要錢要女人。姦淫案件至少在二萬件以上。

這大規模的慘絕人寰的屠殺焚燒姦污，才是歷史上的創舉。

這封信，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送到各位面前。從十二月一號起，南京的郵信斷了。我們在難民區

裏與外界完全隔絕：我們只能在小範圍裏走動，而且隨時隨地有斷頭流血的機會。在這小範圍裏見到的，聽到的，已經不是人世間的形形色色了；南京城變成活地獄，我們這裏是活地獄的一角。

可惜沒有機會（其實，就有了機會，那有心思）去描寫種種可驚的，可怖的，地獄裏的事實。我在這裏把自己看到的，聽到的，千真萬確的事實粗枝大葉地寫了幾件，希望有機會時能寄給各位看看。

十二月十四日

昨日，倭兵衝進了南京城，接着就是屠殺，放火，劫掠，姦污。這二十四小時之內，燒了多少房屋，死了多少中國人，沒有法子可以知道。

單就金陵大學一帶說說。金大既在難民區範圍之內，又是與日本大使館望衡對宇，而倭兵竟是毫無顧忌。他們三五成羣，到了小陶園，把大門上美國大使館的佈告，連同美國的國旗，撕個粉碎。他們闖進了金大的教職員住宅，翻箱倒篋，飽掠一空。小陶園那裏原住着一大批難民，他們就向難民要錢，要東西，最後又帶走了不少女子。夜間更壞了：大隊的倭兵，一批一批瘋狗似的亂跑。據難民救濟會嚴密的調查，當時有三十多個女子被姦污了。

十二月十五日

今日，日本大使館人員進了南京城，其目的在減少倭兵對於各國僑民生命及財產之損害。對於難民，他們當然是不理會的。

倭兵一大隊衝入金大圖書館。那裏有避難平民一千五百人，內有不少的婦女小孩。倭兵就污辱了十來個女子，有四位當場被他們強姦。一位給架走了，到了日本大使館前面，剛巧碰到憲兵，才被釋放。兩位也給帶走了，在姦污之後逃了回來。還有兩位呢，簡直是一去不還。

本日，難民區裏發生了一百件以上同樣的事件。

國際難民區救濟委員會見到了這種種暴行，曾一再向倭軍當局及使館人員交涉。他們的回答很妙：他們說，城內秩序已漸漸恢復，而且「皇軍」有的是紀律，絕對不致發生任何騷擾平民的事件。最後，難民區救濟會向他們列舉種種事實，他們無法辯護，只說已經發出「新的嚴格的命令」整飭軍紀，並且有憲兵，維持秩序。這所謂「憲兵」，全城只有十七人，而狗彘似的「皇軍」乃在五萬人以上。我們在方圓二英里的難民區裏，祇見到狗彘似的一「皇軍」到處亂逃，並沒有那個人看到一個半個憲兵。

十二月十六日

恐怖繼續着。

夜間，大隊倭兵蜂擁到金大圖書館。那地居留着大批難民。倭兵們拔出刺刀，向難民要錢，要金銀首飾，要女人。有的人並沒有錢，也沒有首飾，因為那些東西早被前幾次倭兵要去了。但是，暴兵說，他們不應當沒有錢；倭兵就打破了靠近的幾扇玻璃窗子，要那些沒有錢沒有首飾的支那人滾出去。

但是，那裏有女人。倭兵就姦污了幾個女人。那裏的工友們也吃了一頓拷打，理由是：沒有給他們預備好合式的女人。

十二月十八日

金陵大學各部分擠着難民一萬七千人，婦孺佔了三分之一以上。大家以為這裏比較安全，所以區外民衆不斷的來。但是，這裏是否安全呢？

乾河沿金陵中學門口，兩個哭哭啼啼的孩子被倭兵活活的刺死了；八個女子在鎗桿子與刺刀威脅之下被倭兵姦污了；還有一位救濟會的職員正在照料難民，却毫無理由的給倭兵拷打了一陣。不論白天黑夜，大隊小隊的倭兵總得跑來幾次；有的竟不走大門，到處爬牆拆壁。那裏也沒有「憲兵」上去阻止——其實，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有憲兵也是徒然。小陶園方面，平均每天倭兵跑去十次，每夜跑去六次，

要錢，要女人。中國女人們受夠了侮辱，全都逃走。但是，他們能逃到更安全的什麼地方麼？

英美各國的僑民，倭使館不是聲明特別保護麼？但是，聲明是聲明，事實是事實。本日，乾河沿金中的美國國旗給倭兵撕破了。昨日，倭兵幾隊居然去拜訪美國僑民的住宅，隨時把屋上懸着的美國旗與門上貼着的美國大使館佈告扯成雪片，昨夜且有一個爛醉如泥的倭兵硬把一位美國籍的教授先生從床上直拖下來。

十二月廿一日

倭軍司令部曾發出煌煌佈告，禁止拉伏。可是本日午後，金大圖書館方面抓去了七個人，迫做苦工。就中有幾位是金大的職員。

下午，靠近倭使館大門的鼓樓頭條巷四號，有一個女子被兩個倭兵強姦。

倭兵依舊到處亂跑，在他們長官的指導之下，劫掠放火。許多美國僑民的住宅已被洗劫多次。有一位在救濟會熱心服務的美國教授，本日第四次被劫。最奇怪的，貧民區域也同樣的倒霉。本日有一大隊倭兵跑到五台山南麓的茅棚堆裏，搶了他們的食糧，用具，以及破舊不堪的人力車，并且着他們負責搬送。路過五台山美國小學時，倭兵把美國國旗放下撕碎，捧在地下，狠狠的踏了幾腳，並大聲咆哮說：那個把它檢起的，應當知道槍桿子與刺刀是毫不容情的。

到處是劫掠與放火，沒有那個人看到那維持秩序的「憲兵」。

十二月廿二日

昨日抓去了的七個人尚無消息。今天早上五點鐘金大圖書館裏，抓去了十一個人。金大門日本貼有「憲兵」官長的佈告，說難民區域，請倭兵止步。但是倭兵到處橫衝直撞，並不懂得止步不止步。從今晨十點鐘起，倭兵來此檢查者已達五次之多。其所謂「檢查」，說老實些，就是偵察女人，好在夜晚來

搶劫。

到處是有計劃的洗劫，大規模的放火。今天難民區裏居然有幾個「憲兵」站崗，可是倭兵還是陸續的來。小陶園的大門與側門全被打破了。有一個倭兵，酒氣熏天，蹣跚而來，背後還跟着三個中國人替他們搬運沿途劫來的酒瓶酒罐。這倭兵乘醉向難民堆裏放了三槍，飽掠了一陣，押着贓物及酒瓶酒罐一大堆揚長而去。

十二月廿七日

恐怖繼續着。

昨日，金陵神學院那邊，三四個成羣的倭兵光顧了七次，搶食糧，搶衣服，并奸污了七個女子，就中有一個僅十二歲。夜間，十三四個成羣的倭兵去了四次，奸污了二十個女子。

昨夜十一點鐘與十二點鐘之間，二個倭兵駕着汽車直駛金大大門，口稱奉令檢查。一到門口，就把門房工友抓住，不許聲張，隨接奸污了三個女子，就中一個女子僅十一歲。臨去時，他們又把另外一個女子帶去了。

到處發生污辱女子的事件。祇金大蠶桑院一處，每天平均有十二次的擄掠與奸污。

一月十日

新年過了，各國外交官也進了城，倭司令部說秩序已經恢復了。狗彘似的「皇軍」開拔去了一批，但是屠殺，劫掠，奸污的事件還是層出不窮。恐怖繼續着。

從南京陷落以來，大概有一萬以上的平民被倭兵屠殺。有幾位比較熟悉情形的外國朋友說還不止此數。這一萬多人包括解除武裝的軍隊，但是大部份是非武裝的民衆，就中有不少是婦女與孩子。

至於奸淫的案子，據一位替難民熱心服務的德國朋友說，至少在二萬件以上。一個美國朋友說，他

自己見到的或自己證實的，已在八千以上。實際上，當然還不止此數，難民區裏被奸污的有十一歲的女孩子與五十三歲的老太太。這種案件，大概有三分之一出在白晝。金陵神學院那邊曾有十七個倭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輪奸一個女子。

城內的房屋，差不多都經過倭兵兩次三番的洗劫；美國的，英國的，德國的大使館以及大使官舍都不是例外。各種車輛，糧食，衣服，被褥，金銀首飾，地球圖片，以及其他凡有一些價值可言的東西，都能適應倭兵的需要。他們每把搶劫到的東西裝上大汽車，他們的官長也在相幫同照料，彷彿在搬家似的，有些商店，在被洗劫之後，給一把火燒了。所以，城內每天總有幾處火警。國際難民區救濟會曾找到倭兵放火用的化學藥品。我們可以約略知道他們科學的放火方法與步驟。

從十月十三日陷落以後，南京變成了黑暗世界。倭兵進了城，抓到電廠方面五十四個技工，硬說他們是國民政府的公務人員，就槍決了四十三個。首都電廠經過幾度轟炸與焚燒，當然不易恢復。每天晚上，除了特種區域有電光外，大半個城裏一片漆黑，鬼魅橫行。自來水，當然談不到。公用汽車人力車等等交通工具，那更無從夢想。城內除了國際救濟會的米店而外，沒有一家鋪子。街上走的是帶着傷的羔羊給一大羣瘋狗到處追逐。

維持全城秩序的祇有十七個所謂「憲兵」，而到處亂跑的瘋狗似的倭兵乃在五萬以上。而其所謂「憲兵」，說來傷心。任何倭兵，只要肩膀上纏了一塊符號，就搖身一變，成爲「憲兵」了。這塊符號自有其特殊的意義，這就是說：那些是憲兵，可以防止別人犯罪（如果他們願意），而他們自己有了這塊護身符，就是犯了滔天大罪，也可逍遙法外。有時，倭兵污辱了女子，「憲兵」看見了，就上去說了幾句話，放他過去，沒有什麼事；有時，倭兵帶着一大車劫來的東西揚長而來，碰到「憲兵」，就打一個招呼，彼此「心照不宣」，更沒有什麼事。而且就在昨天晚上，「憲兵」也在難民區裏姦污了一個女子。

國際難民區救濟委員會是值得稱讚的。難民區不過二方哩，而居留的有二十五萬人之多（光是金大各部分就有三萬多人），就中十萬以上的人差不多身無半文完全依靠救濟會度日。管理方面當然並不容易。担任工作的最初有三個德國人，一個丹麥人，三個英國人，與九位美國人；都很熱心，我們應當深深的感謝。後來丹麥人和英國人受他們政府命令離開了，祇剩了三個德國人一個丹麥人九個美國人。尤其是九個美國人，處境困難，備受凌辱，更值得我人敬佩與感謝。他們給難民設法糧食，維持秩序，也曾冒了不少次險，阻止了不少次的劫掠，屠殺，與污辱女子的事件。這裏沒有暴動，沒有火警，沒有任何犯罪的案子——除了倭兵的搗亂，除了他們種種不法的行爲。

倭兵進城快近一個月了，秩序還是那樣混亂。對於弱者的呼喊，強者的義憤，他們的態度就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他們縱不會想起自己也有家室，也有父母兄弟姊妹妻子……他們簡直沒有人性。他們的軍事長官常誇口地說，征服南京是歷史上的創舉。他們當然不知道歷史；他們更不知道這大規模的，有計劃的，慘絕人寰的屠殺，焚燒，姦污等等鐵一般的事實才是歷史上的創舉。

一月十一日

今天有位朋友告訴我，有某國差船由京往滬，我們的信可以設法帶到上海，或可免受「檢查」。陸續續寫多少日子，心碎如裂，要寫也無法寫下去了。

這封信是血寫成的，是不容易寄出來的！這是一個親眼看見的人寫的；我們可以說這寫的人是——一個客觀者，是一個最俠義最值得佩服的人。因為他還在倭寇手中，所以我們不能將他名字宣布。他所看見的還不過是一個區域，其他區域的情形，更甚於此。我們應絕對尊重這可寶貴的史料。

虎口餘生話獸軍

編者附識（錄自新民族第一期）

多半是一堆血肉棉衣在一起模糊着。

一個敵兵拔出手槍，預備給我來個「臨別紀念」。

自來水早壞了，可惜我們沒有把水井都填住。

兩個滿臉橫肉的「皇軍」穿了女衣在對臉嬉笑。

天哪！我真不曉得「皇軍」還會用錐子！

我元月初間才從滁縣附近逃出來，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前，我一向留在南京，並且在十多天一直被扣留在敵營裏。

偉大的南京，從去年十二月九日到十三日，在砲聲，炸彈聲，黑烟與紅焰中，毀滅了，陷落了。

我本是×××隊通信營裏的小×長，十三日沒有走得及，於是在一家沒人的舖子裏被俘了。那時我沒被殺掉，是因為我已換了便衣，只獨個一人，並且沒有在街上，偏偏敵人要找水伙，這樣我才被押着走了。走在街上，真是難過，路上東一個西一個，都是我們同胞的屍體，我不敢多看，偏又不自主的偷眼細看，那裏還能看得清楚！多半都是一堆血肉棉衣在一起模糊着，肚皮被抓開了，小便也割了去，後來我才知道，敵兵把挖了割了的東西，賣給浪人，還很可以得幾個錢呢！

後來走到一所這略微像個樣子的院子裏，門口貼個白條子，也不曉得上面畫的是什麼，另外還掛了一面太陽旗。裏面還有幾個同胞，袖子上帶着一塊白布，布上面有些記號，不久我也帶上一個，這就是我們的護身符。有了這個護身符，我又在南京停了十多天，沒有遇危險，在二十六日敵軍又往江北開拔，那時一個敵兵拔出手槍，預備給我們來個「臨別紀念」。真是我的命好，忽然最初俘獲我的一個官佐，給他打了一個招呼，擺了擺手，於是又把我帶到江北滁縣附近。到那裏他們途上擄得的一個十二三

歲的女孩子，沒幾天就死了，還是我把她埋了的。那天晚上他們把我關在屋裏，又出去尋女人了，我才得破窗逃出，幸虧他們還不是正式作戰隊伍，所以我能免死逃出。

被俘那天的下午，整整抬了半天水。說也奇怪，敵人有張地圖，上面有些圓圈，誰知道那就是水井的位置，自來水當然早壞了，可惜我們沒有把水井都填住。第二天早晨我又被迫去擔險水，一個敵兵讓我打水担到後院裏，又讓我往屋子裏送，我不明白，他就又踢我，又打我，等我明白了，我只好往屋裏送，我方才走進去，便一眼看見了兩個女同胞掩着一條氈子，躺在那裏，兩個滿臉橫肉的「皇軍」官佐，一個人穿了一件女衣在對臉竊笑。我很快的放下水桶，昏着腦瓜子走出來了，我幸虧僅僅是中國人，還沒得是這位女同胞的家親或朋友！後來我見得太多了，才知道可憐的女孩子們，就在大白天，也那能穿衣服呢！

又是一天，敵人伙仗漸同我熟了，午飯後，他笑後大張着嘴，露着牙齒，拿一張照片給我看，上面明明是大江，水裏飄浮屍！這不用說又是敵海軍和空軍對難民攻擊的戰績了。

一批女人趕進來了，她們的父兄，丈夫和兒女，那當然不用說了，黃昏時分，我見兩個裸體女屍被拖了出去。不分白天和夜晚，總是聽到哀號和嘻笑。日子我還記得很清楚，因為我是在度日如年。十六號那一天，我們要搬了。這次走到街上，黑烟紅焰，仍然沒有斷，同胞的屍體可實在多得可怕，特別多添了許多裸體女屍，有的很可以看出是反抗暴行，才被敵軍順勢來個剖腹，手臂上，都是傷痕。十個總有八個是肚子破着，腸子擠到外邊來了，還有幾個母親和血污的胎兒躺在一起。他們所以裸體的原因也很簡單，她們活着的時候，「皇軍」還不讓她們穿衣服，死了不給她們開刀破肚就是好的，還會把衣裳給她們穿上嗎？這些女屍的胸部，不是被割了去，便是被刺刀刺得血肉模糊，這明明是「皇軍」對於已經死了的女人還要再來一番侮辱！

這次搬到了——一個學校的地方，這裏已住有一部敵軍，並且還有一百多個被俘的士兵和老百姓，敵軍當然是不會養活他們，就在十六日那天下午，武裝同志一批一批的被扒了衣服，雖然掙扎也不行，都連手帶腳的捆在柱子上，門上，或牆角。那時，有了護符的我，躲在做飯和有水桶的屋子裏，天哪！我真不曉得「皇軍」還會用錐子！他們用錐子和針向我們同志身上直刺，直刺成了血人，被難同志有時叫罵怒視，他們會連眼睛也刺上兩錐子，最後是用刺刀把喉嚨穿破，血像泉水一般的湧出來，「皇軍」便在旁邊拍手叫好。

對整批被俘的老百姓，「皇軍」如果用不着他們，便把他們趕到空地上，讓他們各挖一個土坑，跪在坑沿上，不跪的話，就是照腿上刺一刀，那當然就跪啦！於是「皇軍」就對準他開槍，這麼一來，屍體自然就倒在坑裏去了，屠殺以後，掩埋的工作就該着我們這些白袖圈的人來幹了。這些殺法真是要打破一切一切的記錄呢！只我的眼睛所見的血，何止三兩噸？這是敵人給我們欠下來的南京血賬的一部份。

(大公報)

紫金山下殺人競賽

密勒氏評論報頃載最近東京日日新聞載有通訊一篇，題為「南京紫金山下」，述二日寇在我國，竟至以殺人多寡為競賽。此兩日寇，一名野田，一名野田，相約以誰先殺死一百人為優勝。佔南京後，兩寇各執血跡殷然刀口已缺之刃，相見於紫金山下中山陵前，原文並載兩寇之對話，名向雄者說：「我已殺死了一百零五人，足下成績怎樣呢？」野田答：「我殺了一百零六個。」兩寇相顧大笑。野田以多殺一人獲勝，然究竟誰先滿一百人，無從決定，乃再約定，以殺滿一百五十人為競賽。該記者並揚揚得意加以按語云：此兩「皇軍」又將繼續努力殺人矣！該報並將此兩寇照片刊出，似語其國人，此即「皇軍」之英雄！密勒氏報並稱：日軍嗜殺，外國教士皆可證明，當日寇進佔南京時，未及逃出之我國難民，手

無寸鐵，皆爲驅集一處，以機槍掃射而死，在日寇佔據區域，除被迫搬運物件者外，殆無所謂俘虜，皆一律殺死，即中國軍繳去武器，亦被殺死。難民區之着卅丁服者，亦皆指爲兵士，而被整批槍殺，如此暴行，可謂慘絕人寰矣。

(申報一月二十五日)

慘淡揚城付劫灰 (泰州通信)

(怡)

十室十空，無一姓一家可倖免。

揚州四日之內，死難四百七十餘人，仙女廟則五日殺六

百餘人。

預備豬羊鷄鴨，執旗歡迎，豈知不問皂白，開槍掃射。

各巷口皆立一禁止通行，出入者殺之牌。

每到一處，須恐怖十四日。

揚城自上年十二月十四日清晨失陷後，其與各地交通，卽於是日起，完全斷絕。城內消息，雖間有難民於砲火中逃出，然所傳城陷情形，言人人殊，莫衷一時，但所說姦淫擄掠之慘狀，則大同小異。其種種殘酷之行爲，實爲有史以來所罕見，雖清兵入關之「揚州十日」亦未如此無人道也。仙女廟爲江邑重鎮，市面繁華，不減城內，該鎮亦於同日淪亡，燒殺尤慘。緣我軍由城內退守仙鎮北岸，故敵之燒殺，追蹤到廟，而未入城也。茲將兩地失陷後一鱗半爪之情形分述如下，凡我同胞聞之，自當同聲一哭！

自敵突破江陰封鎖線後，城內居民，遂多恐慌，然城陷如此之速，實出於一般人意料之外，因此中

下之家，多半未及遷避。當敵由施家橋，霍家橋，兩江口先後登陸後，即沿揚鎮汽車路猛撲北上，首當其衝者，爲省保安隊，該隊抵抗雖云甚烈，惟敵之砲火壓迫甚烈，致不能支，故犧牲奇重。嗣五十七師相繼迎戰，亦未能擊退，不得已城於十四日清晨失陷，敵之先頭部隊以排砲轟進福運門，城警均殉。李官人巷倉巷口某醬坊首先着火延燒。敵軍一過街頭巷口，即用機關槍盒子砲掃射居民，屋上之響聲，如降冰雹然，屋瓦與彈子齊飛，因此城內秩序大亂，沿途飲彈喪命之尸身，煞時間遍地皆是（詞人王叔濂即殉難者之一）。其司令到達後，逕赴商會，無人招待，遂佔領綠楊旅館爲司令部。次日黎明即開始搜索，姦淫擄掠，相繼而起，一切的一切，無所不用其極。十室十空，竟無一姓一家可獲倖免者。聞其中如汪魯門、賈頌平、鍾味腴、謝箴齋等諸家損失最大。緣各家被搜均在十次以上。鬧市中之世界書局，商務印書館，會文堂，國貨商店等，敵認爲文化實業機關，均縱火焚燒。其餘被焚之戶，多因烤火而燃着，當典學校亦多灰燼。三日後其司令部由綠楊遷駐下馬山中委柏齡家。迄至第四日燒殺稍過，總計四日來，共死難四百七十餘人。最可慘者，當第二日敵於薄暮，經過一深街，恐遇埋伏，遂先於街口開槍，彈由堅固牆上碰回之流彈死一敵兵，敵以爲城內有便衣隊，遂報告長官，不論男女老幼，一遇人影，即開槍亂擊，是役死達八十人。至姦污婦女一層，更非言語筆墨所能形容，尤非言語筆墨所顯形容，姑不詳敘。惟因拒姦而死者，聞在四十人以上，多子街映月軒女主顧氏，即自經以殉，其他不知名者尚多。至婦孺收容所雖設有七八處之多，除法國天主堂所辦一所，以神甫努力支持，未過量騷擾外，其餘皆不能免。

在敵攻揚城之際，以一部分兵力由凹子街經萬福橋，而達仙女廟。其抵廟時間，與陷城鐘點同，沿途經過橋梁，雖經五十七軍縱火焚燒，因事出倉卒，橋僅焦其表面，故敵沿揚清路用坦克車導於前，人雖不多，而勢如破竹。二道橋鄉民爲避免騷擾起見，預備豬，羊，鷄，鴨，執歡迎旗集隊迎於橋口。敵

遙見人旗簇簇，不問其日，遂開機槍痛擊，因此百數徒手血肉之軀，大半應聲而倒，道旁河畔，尸骸枕藉，河水色赤，此為敵入廟之第一着也。當敵進鎮時，居民多從睡夢中為破門驚醒，一見士兵，皆為黃泥服裝，方知河山變色，咸悟已為囊中之髓，欲逝而不可得也。屆時對河（芒福河）敵軍北岸之槍砲聲，仍與已陷南岸之敵軍對峙，敵一方面分佔民房，以為躲隱，一方面強迫人民於河下，淘米洗菜，及在岸旁築壕，因此人民死於隔河自家之砲火下者，奇重，此到廟之第二着也。然後即開始縱火焚燒民房，聲稱對岸有敵，非燬去障礙物不可。一方面藉搜索潰兵為名，遂大肆搶掠，凡於巷口皆豎有「禁止通行，出入者殺！」之木牌。每牌之下，仰伏尸身三五具，七八具不等，婦女不及逃避，因輪姦而死者，極夥。有為其服役多日，相處較熟者，詢其何以如此燒殺？敵答係奉命，每到一地，須恐怖十四日方止。聞五日未到，死亡人數，已在六百人以上。全鎮不但食物搶掠一空，雖燃料亦缺乏無處購買。因四鄉農民不敢入市。至此道路之上之屎尿，與暴露之尸身，臭不可當。五日後殺人較少，而搜索如故。嗣經該鎮商會主席關立庭為民衆所迫，由馬橋輾轉回廟，商准敵方允許掩埋尸身，一方面找回娼妓十數人，一方面請發行通行證，准許鄉民負薪挑米到鎮買賣，至此敵已渡河，地方秩序較定，而瘡痍滿目，無一人有家可歸，無一姓不骨肉殘缺也。

（錄自民心旬刊）

（四）海空寇氛

漁民浩劫記（杭州通訊）

「捕魚人兒世世窮」已不綸描繪戰時漁民的痛苦了。

七萬多鹽民是國防前哨的戰士。

從八一三抗戰以來，敵人的海軍，騷擾我們的沿海，美其名曰海上遊擊戰爭，海上封鎖，實際上祇是海盜行爲。在江浙沿海的島嶼，有的被他們佔領，有的也曾上陸搜劫。離距上海至長崎航線最近的泗礁島，已被敵人佔用，做飛機裝配零件的地方，也辦的有後方醫院。那些給軍閥驅來送死的敵軍傷者，施行了初步的療治手續後，再裝回他們妻兒飢啼的祖國去。附近的黃龍山、落華山、花鳥山等島嶼，都有敵軍盤踞。那一班島上的同胞，早已飽嘗了奴隸的慘苦。敵人剛剛登陸時，居然無恥的貼出安民佈告，可是那一張佈告的漿糊未乾，便搜劫糧食（除五穀以外，就是山芋都要）。強拉壯丁，替敵軍編木排，做工事，稍一不遂，刺刀直戳在身上。什麼殘酷的虐殺行爲，全幹得出，女人小孩們的命運，更不必談了。婦女被姦污，有的姦死，有的投海自殺，小孩子就是苟全了生命，也失去了自己的爹爹和媽媽。漁船被扣做保護敵艦的沙包，漁民們艱危辛勞捕來的魚兒，也做了那些侵略強盜們的佳餚。那些平時爲一般人所不重視的苦同胞，逗留在島上的已做了敵人虎口中的奴隸。在沿海港灣的漁船，也因封鎖而不能出洋捕魚，空着肚子，聽敵艦的砲轟，看敵機低翔而下蛋。「魚兒難捕租稅重，捕魚人兒世世窮」，這還不夠描繪戰時漁民生活的苦痛。舟山羣島附近的洋面，早已不見。「漁船兒飄飄各西東」的景象。敵艦橫行在我們的沿海，海底呼嘯，噴放漁民們鬱積在心頭的怒火。如果我們不健忘的話，近幾年來日本漁船，侵入我們的領海捕魚，常以最現代化的捕魚船，魚網，來打擊我們漁民們的生活。這種糾紛在今年也已有四次，外交部的抗議，調查，漁民們的呼籲，對強盜們都失去了效用。漁民們雖然愚得說不上什麼文化水準，但敵人過去打擊到他們的生活，今天更危害了他們的生存，那也是頂頂明白的，爲什麼我們不把那一批冒着抗敵怒火的漁民們組織起來呢？其次，講到鹽民問題，杭州灣的天險，敵艦果然無

法駛近，但最近敵艦常常窺伺乍浦洋面。而在乍浦對面的餘姚沿海區，也就成了極重要的國防地帶。餘姚縣的海岸線，足足有七十里長。這一帶沿海產鹽區域，恰恰是國防的最前線。七萬多鹽民，是國防前哨的戰士。因為他們不管戰爭打到怎麼樣，他們爲了生活，是不願意也不可能拋了晒鹽板，鹽塗，而到其他地方去的。可是眼前鹽民的生活，依然過着幾十年以來「暗無天日」的日子。蓬長，廠商鹽董爲了要穩定他們吸取鹽民膏血的基礎，平時就不給他們教育的機會，在鹽區內連一隻小學校都難找出。他們每天爲了生活而掙扎，連喘息的機會也沒有，睜開眼來，祇是生活的重壓，什麼民族國家利害，也莫怪他們模糊了起來。可是拿八月份有一架敵機在餘姚降落，敵機師被一個英勇的鹽民徒手擒獲這個事實來看，則鹽民們抗敵情緒的堅決，也可以得到證實。如果這些鹽民組織起來，也是阻止敵人登陸最有力量

粵海敵艦累犯虎門（廣州通訊）

洪澳島搜索機師不獲。

遷怒漁主大肆屠殺。

（錄自武漢日報）

日寇自運動內地匪徒失敗後，曾揚言再在台灣調三師團犯粵，一時當局大爲戒備。詎日寇播散此種謠言，純係聲東擊西，直至十日止，敵之三師團實係北開，而敵艦之在粵海者，日來又抽調少數開赴閩廈，因此，粵局情勢已轉和緩。但敵人詭計百出，並不因此而對粵海監視稍爲放鬆，連日對廣州出海道之虎門及中山縣唐家灣潮陽縣廣澳等地，仍派艦騷擾。其來也輒自陸上發砲數十響，試探虛實，倘我防軍戒備，砲擊數十分鐘即逃。但陸上防範稍疎，寇兵即登陸搜刮糧食，飽掠而去，行動等於海盜生活，

故曾六次來攻虎門，前數次被我軍發砲還擊，傷其一艘，已拖往荷包島修理。其餘各敵艦尚有七八艘，仍寄泊珠江口仔洲，以迄萬山列島及寶安縣屬馬鞍洲洋面，另有裝甲漁船約十艘，係用以載陸戰隊圖登陸之用。敵人初擬每日輪迴向虎門砲轟，使我注全力守虎門，以便在唐家灣潮陽兩地偷渡登陸。詎連日此間春雨連綿海面雲霧尤大，敵砲手不易測目標，派機窺伺亦失效用，故八九等日虎門口外一時平靜。直至十日清晨。天色略晴，仔洲洋面敵艦三艘，復駛至虎門要塞約一萬二千呎達海面，向我秀英砲台猛轟，一連二十餘響，但砲彈多落海中，我要塞守軍曾發數砲反攻，時天雨正大，海烟瀰漫，敵恐入我砲火網，急率武裝漁船折返仔洲海面，至上午八時許，砲聲始停，是役要塞附近並無落彈。聞敵人當砲擊虎門之際，擬派一部份陸戰隊向寶安附近登陸。嗣偵知陸上防軍戒備甚嚴，且又因雨阻，故未發動。刻下虎門要塞司令部以敵艦尚窺伺港外，故尚未解嚴，出入要道仍封鎖，禁止船隻來往。

至中山縣屬之淇澳島，自被敵兵侵佔後，敵陸戰隊約五六百名分頭按戶搜索。島上居民多屬漁戶，僅存老弱婦孺，壯丁早已退集深林；據險死守。敵兵入人家時，先將米糧搜奪。甚至漁戶用以撐艇之木槳，亦細載而去。其搜查戶口人員手持日前在中山香洲墮海之敵機師相片逢人輒詢是否認識其人，蓋敵人疑該失踪兩機師，或逃生島上而被禁錮也。其後以大事搜素不獲，曾遷怒於五六居民，境將其屠殺。又警士一名，不及逃走，亦被槍斃。既而又縱火將障礙視線之民房焚燒，共燬四十餘家。敵兵焚掠後，先撤去一半敵兵，尚存一二百扼守該島東嶽廟，金星門，亞婆灣三要道，傍晚，始完全退回艦上。蓋該地潮退即水淺，敵艦不能常川停泊。敵兵搜劫後，即捨陸登舟。聞該島附近之三敵艦於七日晨已離去。島民受敵蹂躪之後，僅有少數回家，其餘多數已遠徙，防敵二次來擾。距敵艦離開淇澳後，七日午復駛至唐家灣前環煤油廠附近，開砲轟擊，企圖掩護水兵在該處登陸。幸防軍憑險抵禦，卒將敵武裝船擊退，斃敵二十餘名，以上為虎門迤西敵人圖謀登陸之近情。虎門以東之敵艦約七八艘，分佈大亞灣，

汕尾，潮陽一帶海面，於前數日乘敵艦砲攻虎門之際，亦曾在潮陽縣屬廣澳等處圖謀登陸。幸我防務鞏固，敵卒不逞，當敵艦來襲之初，曾發砲攻海豐屬之鮎門及媽宮，被守軍發覺，予以截擊，敵艦遂轉圖潮陽。查潮陽上連汕頭，下通汕尾，沿岸有廣澳，達濠，及河渡門各處之圩市。敵艦當於四日駛潮陽海面，於四日晨先派水上轟炸機飛廣澳，青林，鳳崗等鄉，擲彈指示敵艦發砲目標，敵艦遂開砲四響。已而敵機又在岸濱上空放烟幕，籠罩水面，敵即用汽船數艘渡水兵，圖登陸，迨迫近岸旁，我忠勇壯士齊起猛擊，敵水兵遂倉皇遁去。敵艦窺廣澳目的未達，至午，又駛往達濠與海門交界之河渡門海面，突向該地發砲二十餘響，試探該地虛實。繼又用武裝船輸送陸戰隊圖謀登陸，旋又爲我壯丁隊協同防軍擊退。敵艦二次犯潮陽不得逞，遂向南澳縣駛去，潮陽以迄海豐惠陽一帶海岸，截至現在尙告安靜。

(錄自申報)

寇機劣跡之一斑

一、轟炸紅十字會

二、恣意殺非戰鬥人員

三、摧殘文化教育機關

日方爲毀滅中國沿海商埠計，現已擴展其空軍之活動，至於華南，八月三十一日日軍飛機六七架，轟炸廣州，同日汕頭漳州亦遭襲擊，九月三日在日艦轟炸廈門砲台以後，日本水上飛機復又轟擊廈市，九月六日汕頭再遭日機轟擊，蓋在中國全境內，除少數省份外，鮮有不遭日本空軍之蹂躪者，而日本空軍人員，於其實行轟炸荼毒之際，又復對於戰鬥員與非戰鬥員，毫無區別，此種殘暴行動，即將於下文詳述之：

(一)「日本飛機轟炸紅十字會」：日本雖係一九二二年日內瓦公約簽字國之一，然其在華軍隊則悍然違犯該約規定，對於從事人道工作救護傷兵之紅十字會，一再蹂躪，上海方面，紅十字會救護車爲日本飛機炸毀者共達七輛之多，紅十字會會徽，本屬極易辨認，而日本飛機對於紅十字會車輛，每多故意窮追，有時且對之擲彈。八月廿三日，羅店方面，日軍槍殺紅十字會人員之暴行，更屬慘無人道，彼時救護隊員四十三人，方在拯救傷兵，突遭日軍包圍，且自彼等白色制服，撕去其紅十字會徽號，強令跪下加以槍擊，醫師一人，護士四人，當場斃命，乘間逃逸者，僅護士三人，而其一於逃逸時，爲日軍槍擊受傷，次日亦死，其餘隊員迄今猶生死不明。日軍如此橫暴，遂使紅十字會工作，至感困難，目前該會人員後方工作，大部均須晝夜進行，藉以稍避危險，至日方所說，紅十字會救護車運載軍火之說，則全屬無稽。

(二)「日恣意攻擊非戰鬥人員」：日本空軍對於非戰鬥人員，不加辨別，濫施攻擊，案件繁多，爰舉數例，藉示日本之殘暴。八月十七日，日機約十架，襲擊距滬八十里之南通，對美國教會醫院，擲彈六枚，一中該院大廈，着火焚燬，死中國醫師二人，護士二人，傷者甚多，中且有正在值班之美籍護士二人。八月二十八日日機十二架襲擊上海市，南市人口稠密，係平民居住區域絕無中國軍隊或陣地，日彈密集車站附近，死無辜平民二百餘人，傷五百餘人，被難者均係候車離滬之難民，尤以婦孺爲最多。八月三十一日日機轟擊大場鎮公共汽車站當場斃命者二百餘人，同日距天津南約七十五里之滄州，亦同遭慘劇，平民死傷於日本飛機之手者又數百人，難民傷兵，九月五日侵晨，日機十六架，襲擊上海公共租界西邊且並非戰區之北新涇，多數房屋受燬，人民死傷亦衆，日機於其飛翔該地上空之際，見蘇州河中有滿載難民之帆船兩隻，乃亦立予轟擊，一隻受炸，死四十人，傷二十人，另一隻則爲日機機關槍所掃射，亦死傷甚多。(三)「日軍恣意摧殘文化教育機關」：自戰燬爆發以來，日軍對於中國教育文化機關，均將特殊注意，選爲目標，恣意摧殘，聲望素著之南開大學，及其附屬中學，同遭日本縱火焚燬，是爲

其佔領天津以後最早暴行之一。自此以後，各級學校局部或全部見燬於日方空軍之轟炸者，不一而足，南通崇英女校，南昌葆靈女校，農學院及鄉村師範，南京中央大學及其附屬實驗學校，遺族學校，以及吳淞同濟大學，爲其最著者；尤可注意者，受日方空軍襲擊之各校，除同濟大學而外，俱係去戰區極遠與戰事絕無關係，即以同濟而論，亦不在實際之作戰區域，而於其被燬之時，亦絕未有中國軍隊駐紮在內。以上所述日軍隊過去數週在中國領土內之行動，足以證明日本決心擴大其侵略行動於中國全境，且正如日方所自認冀以毀滅中國政治機構，消滅中國文化，以遂其征服大陸之迷夢。抑尤有進者，按照上述事實，可知日本傾全力於其侵略中國領土後，對於中國一切國際公法條約規定，與夫人道信條等，均已絕對蔑視不顧，法律道德退處無權，暴力蹂躪恣行無忌，醉心於征服之迷夢，遂以一味慘殺破壞爲依歸。

(節錄中國政府向國聯補充聲明書)

三 崩潰中的「皇軍」內幕

(一) 敵虜之言

日本空軍俘虜之言

- 一、恬靜生活之毀滅
- 二、被徵發來華作戰
- 三、日軍間的詐騙術
- 四、家中不知無恙否

服務於×××醫院的許君，述一日空軍俘虜之言，頗多足記者。事實是這樣的：在上月中旬的某

一天，在留院病人登記冊中，忽然發現着一名「黑田行雄」的，下面註着「日空軍俘虜」「年二十五歲」。許君見了「黑田行雄」這個名字，很覺斷熟，但一時委實的記不起來。過了三天，忽然的想起來了。原來許君渡日留學的時候，是住在東京郊外二十里的春田町中，黑田行雄家裏的。黑田行雄是屋主人的大兒子。屋主人，是一個可以溫飽的小地主。

那時黑田行雄，正在東京一個高等學校裏念書，每星期，總有一二次，來向許君作英文的請益，所以也相當的諳熟。許君回國之後，便把這些前塵往事，都忘却了。不意這一天忽然在無意中，發現了這一個舊相識，於是請得院長、醫師及護士長的允許，在一個下午，以朋友的資格，前往探視一下。

一、恬靜生活之毀滅

推開着頭等病房三十一號的門，在一張狹狹的小鐵牀上，靜靜地躺着一個十分結實的青年。身上蓋着一牀雪白的絨毯，牀前小桌上，供着一瓶康乃馨，瞧着是整潔而並不單調。當許君推開了門時，一位會說日語的護士，很有禮貌的道：「黑田君，有客來訪。」

接着，黑田便瞪大了二眼，直瞧着，把頭搖搖說：「請恕我無禮，我不認識。」於是許君忙自通着姓名，并說明着便是六年前，寄宿在他家裏過的中國留學生。黑田想了一想，似乎也記起來了，便忙坐起來招呼着，赫然呈顯在君眼前，便是黑田的短了二尺的右胳膊。

經了一陣的寒暄之後，許君便問他來華作戰之經過。黑田未曾說話時，先長長地歎着口氣，說道：「往事像烟一般的渺茫，夢一般的空虛，但是一切恬靜的生活，是給毀滅無餘了。在這個世界裏，一切都是魔鬼」。

在極度悲感的情緒之下，黑田便縷縷地敘述出其一切的經過。原來黑田在東北事件發生的翌年，自高等學校卒業之後，便開始其兵役之義務。那時日本擴充軍備的狂熱，一天高似一天，而尤以擴充空軍

更爲當務之急。於是黑田投入了海軍部的飛行學校去攻習。經了四年的長時間的訓練，不特熟諳了駕駛術，同時，更諳習着空中戰鬥的技能，據說，竟是一位飛行界的有數人物。

二、被徵發來華作戰

四年期滿之後，便退爲後備的航空戰鬥士，於是休息了一個月，在東京找得了一家機器製造所的書記之職，而過着有秩序的生活，這是去年暑期中之事。至本年一月，便和一位富商的女兒樣子結婚，而往大連去度着蜜月。生活甜蜜自然是難於形容的。

但是才只度着半年的甜蜜生活，「可惡的軍閥」（這是黑田所說），又在蘆溝橋引起着事變。接着，又在上海引起着事變。在這二大事變爆發之時，東京雖然十分衝動，但大家無不企着事態的縮小，而至於和平解決。黑田的徵召令，是於八月廿一日奉到。當時被徵召的一批，共有五十四人，但其間有十七人，拒絕入伍，於是分別輕重的被判徒刑，而其他不反抗的三十七人，便被分派往華北與上海。黑田便是被派往上海的廿二人之一。

三、日軍閥的詐騙術

在那時，黑田雖也萬分的不願意，但因迫於軍令，無可如何，只得在慈母愛妻的揮淚惜別之中，怛然就道。又因爲了在出發之前，已讀過軍事機關中的若干宣傳小冊子，說的中國軍隊中的飛行士，全國不足二十人。所有飛機，無有在一九三四年以後所訂購的。全國高射砲，不足十五尊。最高的射程無有能達五百公尺的。普通射擊飛機，都是使用步槍的。只須五個星期，便可毀滅掉全國七十餘個大城市，而使中國屈膝。并以「滿洲事變」，及「淞滬事變」爲證。所以黑田在離日來滬時，倒還不覺得怎樣悲觀。

但是於八月二十九日，到達上海以後，才知中國的空軍，並不如日本軍閥所宣傳的那麼幼稚。高射砲的威力，相當的可驚。而最使人心悸的，是在上海開戰之後的二星期間，已有不少飛行員，陣亡，被

俘，但是既已騎上了虎背，還有甚麼好說，自然只得咬着牙兒，幹一下的了。

自九月二日起，便每天被迫的駕着驅逐機或轟炸機，往京滬、滬杭二線，或上海市的上空去轟炸，每次出發，自二人以至四人同行。駕駛驅逐機時，攜帶五十磅炸彈三枚或二枚，但並無必須轟炸的限制。駕駛轟炸機時，每行須攜炸彈八枚至十二枚，每枚有重至二百公斤的。而每次出發，若不擲去其半數，歸隊時得受譴責。而低飛轟炸，又有被高射砲擊落之危險，所以便只得高飛時下擲，不顧出發時預定的目標。有時，若無投擲之機會，便不顧一切，隨處的擲掉幾個便算了。

在九月的下旬，黑田被遣往華南轟炸，凡出動五次。與中國空軍作戰二次，一次被擊傷機尾，險被擊落，幸肇事地點，較近航空母艦，得以安然飛返。九月下旬，又返滬作戰，計出動六次，其間，有一次，所駕之機，受高射砲傷，幸引擎無恙。旋復被調往連雲港，而終於在某一個下午，空襲××時，中途發生遭遇戰。因右臂受了機關槍彈傷，同機的某氏，已被擊死，而被迫降落，遂爲華軍所俘獲。

被俘之後，在一個小城市的醫院，略爲包紮之後，復輾轉送入這個醫院中。經醫師之診察，說毒已入血，非鋸去傷臂不可，於是此日本勇士，遂成爲殘廢者了。黑田述說到這裏，顯着有些兒傷感，但他對於我國優待俘虜，却表示着十分的感激。他說：「在未出發時，宣傳小冊，說的中國人，是好殺成性的野蠻民族。都市之外，獨行的外人，是有被捕而被烹食的。原來這些都是謊話，中國人對待俘虜，是出乎人性的慈愛呢。」

四、家中不知無恙否

接着，他又提起了他的家庭。原來他的父親，刻仍健在，黑田的妻子，榛子，據說是十分美麗而和順的，是東京女子高等學校畢業的。本來在某銀行中工作，結婚後，便辭去了工作，在家操作，十分勤儉。自黑田出發來華之後，每隔一星期，必有一封甜言蜜語，祝其早日凱旋，以圖團聚的信兒遞到的。

自從被俘之後，便不會得到過，而且也沒有機會去告知以不幸的所遇。

頓了一頓，黑田悽然地說道：「樣子，或許已得到了我的戰死的惡耗了。唉，或許他會因刺激的過甚，而躍海自殺！……」黑田說到這裏，聲音咽哽着，二個眼兒緊閉着，眼淚便不住的滴上了雪一般的枕衣上。

兩個俘虜的自白

（錄自半月文摘）

紹龍

家道小康，被迫來華。

但願回國歡聚，不再作戰。

朋友帶來了一個消息，說是我軍某部在前線擒獲了二十多個敵人，預備經過臨汾解往他處，俘虜現在離臨汾城十五里外的一個村上，記者覺得俘虜的情狀，俘虜的心理，很夠引起人們的興味，立刻就決定了，「看俘虜去」，同行的還有位同業。

上午十時徒步出發，到那村子去，必須渡過汾河，出城十里，蜿蜒的汾水就橫阻在面前，臨汾的命名，想由此而起。西北的河流，多半是淺灘地寬，汾河也是這樣，所以渡河的工具，只有靠「橋」，船失去了效用。但「橋」僅能盡了一小部的責任，還有一里來長的灘地，必須靠苦力來馱，半尺深的泥漿，用兩隻笨重的脚，一步一拉，一步一拖，背上還伏着一個人，這樣的渡河法，在二十世紀的今日看起來，實在是又滑稽又悲哀。

過河以後，完全是農村的風味了。田野間是一片枯黃，偶而看見一痕痕的翠綠，想是早播的麥苗。樹木的外衣，不知何時被風雨剝去，顯得那樣孤伶憔悴。冬是淒涼殘酷的，但萬物的復興與滋長，都建

築在它上面：目前的戰事，也許正是「冬」的時期，不久的將來，「春」一定會降臨啊，曠野的迷惑逃過了行路的疲乏，不覺得已到了我們的目的地。

向駐軍負責人接洽後，知道二十多個俘虜，解到這村上的只有兩個。由他派員引導，在一個駐軍的後院，見到了我們的敵人，但現在是我們的勝利品，——俘虜了兩個戎裝敵人，突然現在面前，一時間的情緒不知是喜是恨。

俘虜的態度是自若，行動也不受拘束，旁面看守他的人也很和善。他們不能說華語，但是漢文還能寫得，由領導的人向他說明來意後，就開始筆談。

下面就是記者和他們筆談的記錄，不過他們所答覆的漢語，却是日本文法，把動詞放在後面，如今爲便利讀者起見，把文字稍微顛倒一下，原意仍保存着。「你們倆叫什麼名字？」問題就這樣開始。「佐伯小二郎」——備較高個的俘虜迅速的寫出他的姓名。漢文寫得熟練而且整齊，「松井四郎」那是矮個子的名姓。「你們在那一聯隊擔任什麼職務？」問題接着上去。「都在第二十師團第二十聯隊，分別擔任糧食彈藥運搬（即中國重輜兵）。」這是不是他們預定的答語，很難斷定，由他二人的外表觀察，很不像是一個輜重兵，「你們在什麼地方被俘虜？」「山西省昔陽縣西，松塔鎮東方，馬道村西方」，地形的熟悉，使人驚訝。「你們到此地來後的感想如何？」把問題稍些轉變一個方向。「中國民衆十分親切，中國軍士十分親切，我們二人非常好感，也非常感謝。」這是俘虜的一般口吻，也是中國民衆對待俘虜的實在情形。「你們到中國作戰是自動參加的，還是國家的徵調？」「不是自動的，是國家總動員，政府的命令不能不服從。」「你們爲什麼要打中國，願不願打中國？」問題寫出後，已預料聽得的答覆，但這次又是少不了的問話，「這是政府的意思，這是資本家的主動，我們不願打，中國民衆日本民衆和兵士都不好戰，只是上官的命令。」居然得的答覆是預期的，但由他們面部的表情確流露了厭戰的心

理，好像在悔恨這次的戰爭，又慚愧做了俘虜。爲想更進一步使他們認認戰爭的罪惡問題，特換到他們的家庭上去，「你們兩人的家庭狀況如何？」「我有妻子還有兩個男孩，在東京一個小學校前開文具商店，家境也還小康。」這是佐伯小二郎寫的家庭狀況。「他有一位老母，有哥哥，有姊姊，還有他的妻子，他是製留聲機片的工人。」佐伯又代松井寫了家庭情形。「你們家庭知道你們被俘後將作何感想？」意思有點打動他們的思鄉心，「我們家庭大概對我們行踪不明，一定猜想是已經戰死，當然十分悲痛，如果知道我們還活着，自然非常歡喜，盼望我們回國。我也很想念着家庭，很希望貴國能把我們早早放回去。我們回國後，知道國內對俘虜是鄙視的，但是我決不願再作戰，情願和我們的家歡聚度日。」兩個俘虜確實動了情感了，我想他感到身受的精神痛苦，一定在咒咀戰爭，一定會認識日軍閥的殘酷。

記者覺得這兩個俘虜已在懺悔，就把問題結束起來，我相信這兩個俘虜，遲早終有回國的一天的，我也相信他們會把我們寬待俘虜的真況告訴他們國人，我還相信將來在中國任何一地方，都會看到俘虜。

晚風吹來，頗有寒意，偶而一回頭，太陽已掛在西山啊，太陽已經沒落了，加緊我們的步伐，到城已是萬家燈火。

臨沂之虜供詞

敵軍均厭戰，且不知爲何而戰。

被俘虜後，實無自殺勇氣。

津浦北段臨沂之役，我軍大獲全勝，敵軍被俘虜多名，由前方解回。茲據俘虜玉利陸夫供詞，可見

敵軍內部情形之一斑。敵軍均厭戰，亦不願戰，亦不知者何而戰，爲誰而戰。茲摘錄其供詞如下，玉利陸夫年三十歲，廣島縣人，家中有妻及女各一，曾在小學畢業，現充裁縫，自昭和四年一月十日入伍，昭和五年七月退伍，昭和八年參加演習二十天，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十一月十九日奉召集令，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入營，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一月五日自廣島出發，十一日到達大連，十五日由大連出發，一月下旬到濟南。其部隊長官計師團長爲坂垣，聯隊長長野，大隊長牟田，連長第一次爲中村大尉，戰死後由一後備役某（年五十歲）大尉接，後又負傷，目下住院療治中，代理其職務者，爲大坪，聞已被擊斃，排長永田少尉，年約二十七八歲。

（敵軍之編制與裝備）

一，班人數爲十一二名，每排六班，每連三排，連以上不知。二，排內之第五班爲輕機關槍兩挺，射手一至二人，彈藥手四至五名，餘一，二，三，四，六各班皆爲步槍。擲彈筒每班二，三尊，每尊共三四名。三，每兵有槍一支，彈藥攜行數約一二〇發，手榴彈二個，防毒面具一。

（敵軍之補充及給養）

一，彈藥補充，概用馬車，每遣二三輛隨行。二，給養除可能由馬車輸送之情況外，概有攜帶食糧如麥飯，硬餅干等。

（俘虜參加之戰役）

一，第一次在二月二十五六日，地點不易記，在濟南東南，無鐵路地帶，出發者百餘名，結果傷三十餘，死三名。二，此次臨沂附近之役，自己與列兵一名，担任營部與連部的聯絡，因營部被圍全滅，連部亦已被佔領，故一人陣亡，已則被俘。

（敵軍之教育）

一，自去年入營後，因係後備兵役，主要教育項目爲衛兵，彈藥補充，及其他後方輸送等，到華後無特別演習。二，對中國軍作戰，無特別注意者，惟常聞排長教以利用地形地物等。

(敵軍對傷亡士兵之處置)

一，傷兵一經發現，即由担架隊後送。二，戰死者如有親友另爲收屍，則可單獨運回，但爲數不多。否則將全戰死者屍骸合焚運回，然後師部隨便分送至其家屬。故其屍灰，皆非其原來者，家中父母對此非常痛心，並厭惡戰爭。

(出發時之心理狀態)

家計全賴自己維持。故離家後，妻子之生活，頗爲懸念；目下如何，因禁止通信，故未能悉。至自己出發時之心理，則早知此行必死，惟亦無可奈何。

(軍隊生活)

一，月餉，日金八元八角八仙。二，被服，呢軍衣褲大衣皮鞋等各一，昭和七年造連之番號，以黑線記于左上袋。行裝內有軍毯，並有護身符，錢袋。三，「戰官」，本連之「戰官」，多爲年四十左右之補充兵，其家庭皆甚貧苦，故多懷思鄉之念。

(被俘後之感想)

一，對於作戰目的若何，全然不知，一旦突接召集命令，即倉忙入營。目的地，出發時期，均不知道。故一般士兵，多無旺盛精神。二，在未與華軍作戰時，僅知國內片面之宣傳。至今始知中國軍之真像，決不敢再作輕視。三，被俘時因左腿被刺傷後，即被解往，曾經一次審問，本日到此，數次車載往來，以爲必將被斬殺，今始知不然。

(今後之願望)

希望能早日結束戰事，俾能解放歸國，扶養兒女，從事生意，此後決計絕不再與軍事發生關係，亦不作侵略中國夢想，出發前敵軍官曾說，「如被俘虜，應即自殺」彼實無自殺勇氣，但求能苟全性命云。

(中央社臨沂三月二十八日電)

二 寇軍傷心事

士無鬥志的日本

近衛文磨要我們喪失戰意，可是我們的戰意如鐵，而你們自己的兵士，早已沒有戰意了，在這種鐵一般的事實前面，一切矯飾，宣傳，都是沒用的。

十月二十五日深夜，我和壽昌從砲火連天的前線歸來，那天大場告急，所以××路上盪漾着一種異樣緊張的空氣。在疏星和敵機照明彈交輝的夜陰裏面，我們的車子緩緩地從我們英勇的戰士隊伍中間擦過，道左，我們短小精悍的南國健兒背着龐大沉重得和他們身體不很相稱的武器和行囊，跑步地望着火線挺進，他們啣枚疾走，淬厲無前，那種大無畏的精神，莊嚴的情景，使我情不自禁地流了好多感激的眼淚。道右，大約是經過了長期的壕塹生活，而退下來休息的隊伍，他們雖則軍服上沾滿了泥濘，行列中間或夾雜着一兩個裹了傷的勇士，但是他們依舊是英氣煥發，步調整齊，眉宇間絕沒有絲毫的張皇和倦意。當晚的情景，在我生活中留了一個不能磨滅的印象，我覺得這種沈默的真實，比百十篇宣言千萬遍演講更有實際的使人振奮的力量。我們的軍隊從最高的將帥到萬萬千千的士兵，都一樣地燃燒着火一

般的敵愾，他們熾烈而堅定的「戰意」，從每個人的沉默的行動裏面表示出來。抗戰以來，省籍不同，體系不同的千萬兵士在前線用血肉和強敵作戰，我們雖則有了全連全營全團乃至全師殉國的悲壯的史實，可是值得驕傲的是到今日爲止，我們還沒有一個（單單一個！）脫逃和降敵的兵士！敵人的兵員被俘的時候沒有一個不是叩首請降，而我們空軍閣海文烈士用他戰鬥到最後的一顆子彈自盡的那種烈烈的氣魄，就是敵人的將卒也不能不發出了欽佩和驚奇的感嘆！近衛文麿說要使我们屈膝，使我们喪失「戰意」，現在，我們可以傲然地說：「四萬萬五千萬人的戰意，在日本的侵略行爲停止之前，是永也不會喪失的！」

回到上海之後，在百忙中整理了四五十種從戰線蒐集來的敵兵的信札和日記。這些材料大都是從敵人的屍體上搜來，有的染着血跡，有的被我的子彈穿過，這些慘淡的遺物使我黯然，使我悲憫，有幾次我終於不忍讀完那些悲楚的文件而不能不暫時地停止了我的工作。他們在信札日記上雖則也有「誓當一死報國」，「盡力奮鬥」的套語，但是「厭戰」「懼戰」的心情，却是百分之百的普遍。他們親友給他們的信中也常提到要「膺懲暴戾的支那」，但是在戰線兵士所寫的東西裏面，却完全找不出一毫的對中國的敵愾，有的，祇是目擊和身受着中國士兵的勇敢的攻擊，而感到的恐怖。下列的例子，隨處都可以讀到：

「九月二十一日，三中隊幾乎全滅，想起來，雖說是『支那』，却也有不可蔑視的戰鬥的力量！」
（部隊不明）

「十月二日，戰死者中隊長千田大尉等八人，負傷者准尉西原次雄等十七人，本日失敗主要原因，在將敵人的力量估計得太小。」（山室部隊小隊長山口少尉日記）

「午前十一時登陸，聽見『八百個中之一個』的球磨郡青年講，善通寺師的團登陸時二大隊八百人

中，祇剩七人，爲之驚倒。」（重藤部隊，猪坂稔日記）

「九月二十二日，午前一時，將多數戰友的屍體埋在土窟裏面，繼續前進。中隊集合在土民家中，過了一夜，此夜敵機來襲三次。吹着喇叭衝鋒，想不到『支那』兵竟有這樣的勇敢！」（重藤部隊高橋部隊後藤熊次郎日記）

又如重藤部隊高橋部隊監物隊坂本稔的兩封寫成而不及寄出信裏：

「支那兵的狙擊，非常準確，不能隨便走路。此次支那兵所用武器，大概爲英美德等國出品，非常優秀。二三日前襲擊我陣地，洶湧而來，我等拚死防禦，始將其擊退。——致友人境武——」

「我皇軍之苦戰，有非言語所可形容，今日之支那，已非昔日之『清國奴』可比！——致女友信子——因爲對中國沒有敵愾，不懂得爲什麼要『出征』的原因，所以對於殘殺中國婦孺的行爲，他們都表示了對殘忍的反對！

松尾部隊兵士谷本一致他母親的信上寫着：

「將逃騰的土民衆從屋中拖出來槍斃，使我想到了自己，覺得委實可憐，假使敵人到日本來，那時候我們如何？」

署名中島的一本日記上：

「在十月三日安達部隊佔領的陶家宅村落內（離羅店南約三公里）有婦女尸體二百五十具，據隊長說，這是支那軍爲着不分地安慰強拉來的兵士而掠奪來的婦女，但是看情形……」他不寫下去，不能寫下去了，可是，單單這樣，他們對於官長的欺騙不再相信，已經很顯然了。

因爲我們抗戰的勇敢，和他們死亡的慘重，給養的困難。在敵軍士兵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種畏怯的感情，上面引用過的坂本稔致他女友信子的信中：

「在急雨一般的砲彈中前進，真感到已經不是人世的事了，掩藏在恐怖心後面，我常常耽溺於寂寞的悲哀！」

後藤熊次郎日記中：

「說起來好像畏怯，可是（對於眼着多數戰友變了尸骨回去）感慨無量，我以淚洗頰，不能自己。沒有飯吃，沒有水飲，在戰地的勞苦，在內地的人果真能知道嗎？」

再在山室部隊松尾部隊合岡友市的札記本中，有下面的一節：

「坐在家裏的哥哥寫信來，說『要勇敢，要不負皇國男兒的本懷，即使打壞一隻手一條腿，也不希罕』，不希罕，將來他能養我嗎？」

這種對於將來和現在於「生活」的憂慮，更減少了他們作戰的勇氣。在一個署名吉永忠一的寫信給山室部隊的兵士吉橋廣貴，內中講到：「靜枝（當係吉橋的妻子）努力地照顧着買賣，和養育着孩子，你託我問的事情，關於孩子唸書的事，也曾講過，據說學校不致和他退學，你可以安心，……」

看這信就可以知道，從一個和平的家裏奪去生產者，贍養者，現在他們的家業無人管理，妻子無人扶養，連兒子的學業，也有被中止的危險，這樣有了後顧之憂的兵士，能使他有戰意嗎？

對於這一類的悲劇，我還可以舉出最慘痛的一個。松尾部隊村山隊的戰死了的兵士鶴岡力夫，身上懷着幾封故鄉妻子給他的信。從各方面考察，他們這一家非常貧困，他的妻子沒有受過什麼教育，所以連他丈夫名字的鶴字，也寫了一個奇怪的「鶴」字。可是他有五個孩子，和一個年老的母親，妻子給他的信上，雖則勉作安慰，但是那五個孩子給他的信，却使我代這個無辜地戰死的「敵人」淌了眼淚。這封信由他大女兒「富江」寫了兩頁，次子「勵」寫了頁半，三男「喜八郎」寫了一頁，最小的「豔子」和「美和子」聯名寫了頁半，前面的還有幾個漢字，到後面大概還是初上學的孩子，所以祇寫一些不很

易認的假名。這五個共同一致的希望，就是請他們爸爸早日將「支那人」「殺光」「打平」，早一點回來，那麼過新年的時候可以快活地同在一起！鶴岡寫了一封回信，這信箋上的鉛筆字跡已經模糊，但還隱約地可以看出叫他妻子好好地照管孩子「生活總得想法子維持下去」，最後的一句，是「我很健壯，你可以安心，家裏門戶火燭當心」，却不料這封信不及寄出，他已經做了異域的鬼了！信紙的斑點，我不知道是汗，是血，是淚？誰使他們如此？使他們如此的是什麼？

近衛文麿要我們喪失「戰意」，可是我們的「戰意」強固如鐵，而你們自己的兵士，早已沒有「戰意」了，在這種鐵一般的事實前面，一切的矯飾，宣傳，謊騙，都是沒有用的！（廣州救亡日報）

俘虜日記

胡雪譯

在崗位上打瞌睡，倒是「吾道不孤」。

拿我們的血汗來侵略中國的日本軍閥們，看你們還能胡

鬧多久！

十月六日

在到月浦的路上，真算吃盡了苦頭：肚子餓得發響，脚也走痛了，然而還在遼遠的路上向前掙扎，我相信這時每個人的心中都在詛咒那些叫我們來受苦的人們。

黎明前的寒風，特別刺骨，我似乎傷風了。

午前十時到達目的地，全村的房屋都已燒燬，我們只好張開天幕，露天宿營。

下午落起雨來，帳篷不夠用，三四兩分隊合在一起，略嫌窄狹，但無辦法。

十月七日

今天還在下雨；雨爲什麼偏要和我們糾纏呢？

白天裏戰線上很沉寂，但到晚上，兩方的礮聲又響起來了。我一壁聽着礮聲，一壁諦聽永木桂太君唱的浪花節，這也是陣中的一樂。

十月八日

雨下得愁人，外面的路，泥濘不堪，不便行走。

患傷風，真有點吃不消！不知道什麼時候才開拔……

十月九日

今天被派做清除道路的工作，但因傷風，不能操勞，只好在帳幕裏歇一天。

中國方面發來的砲，轟轟地響着。

十月十日

從接到入伍的命令起，到現在已經是一個月了。在一個月後的今日，竟來到這地方，這是怎也不會想到的。今天似乎沒有什麼事要作。傷風已好了許多，很覺得快活。

十月十一日

我們有在一兩天內出發的消息，聽說是到隔最前線不遠的地方，明天拂曉，也許就要打仗的。

天未下雨，心裏很暢快，行軍的時候，要不下雨才好啦！

十月十二日

演習完畢後，同士兵們去掘紅薯，沿路我們去參觀戰壕，壕裏東倒西歪地，躺着死兵的屍體，發出臭氣，其中有些是中國的兵士，他們爲了民族的生存而犧牲生命，把他們的鮮血洒遍了秋日的荒野；然

而他們的血決不會白白地流了的，他們血將會替他們的民族，沖出一條大路來。

午後演習渡河，并掘壕溝。

十月十三日

上午九時作中隊散開演習；在陣地作演習，有如在真正地打仗一般。

今天打算洗衣服，但聽說今天或者要出發，又不敢洗了，午後接到展期開發的命令。

這地方呈現着純然的秋景，澄澈的碧空裏，翱翔着展翅飛騰的飛機。

午後休息，今天聽不到砲聲了。

赴大隊的隊本部，驚悉中村君患了病，當我聽說要把他在出發時留下的時候，心裏湧起一陣辛酸，幾乎流出眼淚來。

二時半我們當先頭部隊，向何家店出發，目的地離此約十里。

四時到達目的地，攜帶的東西太多，路上頗感不便，七時半把宿舍分配停妥之後，就睡覺了。

十月十四日

因為冷的緣故，昨晚在夜半時凍醒了，那正是四點半鐘的時候，我跑到外面去，燒起一堆大火，烤着等待天明。

待過房屋，等待部隊到來。這回的打掃，真算骯髒透頂，以後絕對不再做什麼先頭部隊了。中午過後，部隊還不見來。

附近的死屍多得駭人，腐臭的味道，觸鼻作嘔。民房裏不大透氣，臭味似乎比外面的更烈，所以與其住在房子裏住，不如露天宿營還好些。

十月十五日

今天會見了青山，加藤，齋藤，及長谷川武（新聞記者）等四人，在一個意外的地方相會，所以大家都很興奮。

團長訓話，他說：他看見東端的步哨，在崗位上打瞌睡，以後得小心，不可再有這種現象。在崗位上打瞌睡，是我常做的事，同伴們曾經因了這事給我一個「不合作主義」的頭銜；起先我還以為只有我一個人是這樣，今天聽了團長的話，才知「吾道不孤」了。

今晚沒有空襲，是一個靜謐的夜。

十月十六日

三點鐘的時候，前面的砲聲響得震耳，這大概就是所謂拂曉戰。夜裏很冷，要想睡又無法入睡，真苦。

午後停止演習。戰事似乎無大變化，營中有着種種近乎吹牛的傳聞：什麼要在十八日總攻，什麼五百門大砲，三百架飛機一齊動作略之類。

拿我們的血汗來侵略中國的日本軍閥們，我看你們還能胡鬧幾久！

十月十七日

天晴，是一個令人心怡氣爽的天氣。

八時舉行演習，這是由團長主持的團教練。下午又是營教練和連教練，營長是個頗有精神的中年人。

第百〇四團和第×旅，似乎在作着相當的苦戰。晚上中國的飛機又來襲擊，擲了不少的炸彈，我們的猛烈的高射砲和機關槍把它們趕走，但一會兒又來了，中國的航空員真勇敢。

十月十八日

快到天明的時候，中國的飛機又來襲擊。午前七時接到出發的命令，似乎要到最前線去了。至今爲止，我們已吃了不少苦頭，倘若還要到第一線去送死，未免有點「那個」了。

終於是來到第一線了，中國方面發來的槍彈，在週圍飛着。我的任務是保持營長和連長的聯絡。入夜以後，中國砲火猛烈至極，迫擊砲的砲彈，就在前後左右炸裂，我們簡直無法動彈。月亮輝煌地照着，這是一個澄明之夜。

天氣慢慢冷起來，我借着月光，來寫今天的日記。

十月十九日

第一線的第一夜過去了。

中國的砲彈，沒有片刻的停止，連貫地射過來。不知接到什麼命令，我們向後退却了。午飯後我們繞過左邊很遠的地方，向工兵第十三連及步兵百〇四連的駐所走去，砲彈像雨一般的落在這駐所的附近。

三時半到彎彎曲曲的交通壕裏工作，這樣的壕內的生活，生平是第一次。今夜也是月明之夜，在故鄉的人，看着這個月亮，不知作何感想呢？

十月二十日

東方漸漸現出了魚白的顏色，天亮了。

出了戰壕，在棉花地裏散開的時候，是後午二時。剛一走出戰壕，第二分隊的平岩君腹部中了一彈，打穿了，被送到後方去，他只剩奄奄一息了，跟着他受傷而死的，也許會一個一個地增加罷，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能比他多活幾分鐘！在戰場上生命是不值半文錢的，我們究竟爲了什麼到槍林彈雨中來替人送死呢？啊，我眼溼了……（完）

敵空軍曹日記

初次出軍即慘敗。
痛心疾首悼同伴。

（中央社南京十一日電）八月二十六日夜，敵機襲擊我首都，被我機追躓至天長境內，擊落敵機九六式陸上攻擊機兩架。機燬人亡，搜出該機機長大庭彌一郎曹長日記一冊。其中記錄：八月十五日第一次攻擊我首都，被我擊敗之慘况甚詳。茲照譯如下：

木空隊「零九零零」八月十五日大空二十機出發攻擊南京。第一中隊之一號機墜下，太田一空曹戰死，卸機中彈四二發。第二中隊旋入颱風之中心。第三中隊之「2」「4」號機起火墜地。第四中隊之「4」號機行方不明。其「1」號機渡邊航空曹長戰死於偵察席上。第五中隊之「3」號機起火墜地。「1」號機片船戰死。最初即遭如此不幸，最後回千葉必更痛心也。本有一齊跳下而死之決心，但己身非吾所有，惟以雙手握機槍默禱而已。空行六時間，是日損害卅名：第一中隊太田一空曹，第三中隊船越二空曹，伊藤一空曹，紺野空曹長，中西二空曹，兩森一空曹，田中二整曹，須藤二空曹，長峯一空曹，二見一空曹，長櫻井三空曹，裝中一空曹野二整曹，第四中隊渡邊曹長，大反一空曹，富裡一空曹，波陽三整曹，戶田三空曹，鉢村一空曹，山石二整曹，齋藤一整曹，第五中隊東小川一空曹，大林一空曹，安藤空曹長，古郎二空曹，十葉一空曹，仲谷二整曹。

（註）木空即木更津海軍航空隊，大空即大村航空地。因木空由大村出發襲擊南京。

（武漢日報）

死訣書（二則）

▲日本軍俘虜的家信

豈知春閨夢裏人

已成無定河邊骨

敵飛機員笠原凱二在平緩線方面作戰，於南口被我擊落俘獲，在他的身畔，搜到其妻生子的一封信，信中希望他得生還故里。豈知笠原因受傷被送入後方醫院後，日機忽來懷來轟炸，遂將笠原炸死。從此春閨夢裏人，便成了無定河邊骨。原函譯誌如次：

親愛的凱二哥哥：

我昨天到招魂社去進香，特地爲你求了幾張神符，現在封在信內寄給你佩帶，並轉給你的戰友們，也可以一樣地佩帶。這是可以保佑你的安全哪！我這幾天盼你的信真正望眼欲穿了！忽然今天早上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平安無事，我一顆心才靜落下去。這樣的歡喜是什麼都比不上的。你說近來事情很忙，這也難怪，但希望你不要勞心過度，保重！保重！

●福田浦和等已經去通知了。福田的母親說你二年的兵役快要完了，就可以回來。我聽了更祝你早日能回來，我們好完滿的長聚；那知你又出走了！這樣的驅使，實在是難忍的討厭的悲慘的事！我天天向菩薩祈求，祝你早早的平安回來。我每天聽取收音機的報告，這兩天忽然聽了空軍出動很厲害的消息，我常常因爲聽了稍爲一點不利的報告就掛念到你，恐怕於你有什麼不利的地方，所以把身子移近到收音機前面去聽，因爲這樣聽比較清楚一點，這恐怕你還不知道吧。

市川先生（市川亦在華戰死之飛行員——記者）實在死得太可憐了。無線電報告上面竟沒有提起！在晚報上僅僅登了小小的幾個字！我看了心上又不禁又酸又痛的哭起來，回想他在出發前的時候，隊內和高岡町的盛大的告別會，這種情景，不禁在我的腦海中盤桓着，現在他已死了！比什麼都無價值的死了！這是如何的傷感呀！

現在第七聯隊一部份預備兵及後備兵又要動員了，動員令已經發出，預定三十一日出發，聽說需要軍醫人員甚急，未受教育的都要去參加。

前幾天有一個軍刀店里的人，來問你的通信地點姓名，我已經告訴他可由隊部轉送。典子很活潑，近來常去鄰近家里麻煩人家。我們每天早上吃飯時，在你原坐膳席地方，常常供置一碗飯。祝你平安凱旋回來。典子自你去後，時常想念爸爸，一出門就說要到爸爸所在的地方去。橋上先生昨天送來一包魚乾禮物，他爲什麼事情送來的，他也沒有來信說明。如果你在家我可以用他做你飲麥酒的香菜，來供你一醉。可惜你已遠適異國，不能領我的盛情了！你的親友們，有的想要寄一點東西給你，可惜不知道你的詳細地址，所以也作罷了。如果你有需要的東西，要家裏寄來的，請你來通知我，當可遵命辦到。最後，祝你平安無事的回來，這是我所希望的呀！

凱二樣

七月二十八日

生子

御許口

金津市味喰藏町官町十五，二

笠原生子

（錄自大公報）

B 木更津的戰死者委實太多了

敵機長斧田身畔之一封家書
充分表現日本人的厭戰心理

● 八月二十七日，我空軍在天長擊落敵機一架，在該機中搜出敵機長斧田卯之助家函一件，及其妻敏子照片一幀。茲譯其函如下：「每天在酷暑中歸來，都掛念你。不知道爲什麼，東西一點兒都吃不進，但是身體仍然很強健。你也強健吧？你的信一封都沒有收到，實在使我太掛念了。你忙嗎？倘若想到你，萬一……悲慘的情緒立刻襲上我的心頭。我是非常的焦慮，懷念，不安，有時遂至通宵不能入眠。木更津的戰死者委實太多了！十六日以後的戰死者又在發表了。請你每天給我信吧！我一時一刻一秒都在渴望着期待着你的佳音。黑崎軍曹逃避戰死的那樣事，希望你也具有那樣的神氣。昨天去拜訪持同軍曹的夫人，還沒有回到館山去，在她主人未歸來以前，仍住在木更津。長斧田君，祝你康健！母親，她們自從你出發後，天天早晨去拜菩薩，祝禱你平安，在這樣冷靜的家中，尤其到了已往你每天晚歸的時間，而我依然在等待的樣子，誰看了都傷心。請你早一點回來吧！你永遠的平安（餘留）。斧田卯之助兄 敏子」。

(三) 「皇軍」談叢

故都歸客話「皇軍」

橫行「皇軍」涎臉乞螬蟹
貧血「獸寇」見錢即眼開

自從平津在敵人鐵蹄下淪落以後，當地的同胞痛苦萬分，尤其是新智識階級分子，如各校教員、學生，更覺危險。他們的性命是朝不保夕，隨時可以斷送在敵人的槍下。前日有舍親從天津來，講述一些關於殘酷而無恥的「皇軍」的事實。筆者寫下一些，使讀者明瞭北地同胞的痛苦，以及「準亡國奴」的悲哀。

敵人最痛恨學生。他們以爲個個學生都是抗日分子，必須置之死地而後已。因此纔有清華學生數百被殺，燕大學生二百被捕的慘劇。多數的學生從前向有「丘九」的綽號，在平津可算是氣燄萬丈，聲勢赫赫，迨敵人蹂躪平津以後，他們不得不低聲平氣，設法逃生，以免作無謂的犧牲。但是車站口都有敵軍把守，反覆盤詰，要逃過鬼門關，確不是容易的事。所以要爲保全性命起見，逃亡者祇可用喬裝的一法。十月間，某校的一羣學生，自北平逃到天津，到天津後再設法南下，便採取這一法。

他們有喬裝鄉人的，有喬裝舖夥的，以免敵人注目。可是有一些爲虎作倀的朝鮮浪人，眼光銳利，常會辨別學生，將學生而喬裝爲鄉人的扣留起來。有一位某君，認爲喬裝鄉人這一着，並不絕對可靠；他竟異想天開，扮成一位新郎。他的同伴全捨棄了他們慣穿的西裝，換上了灰布長衫；他反選一件漂亮挺括的新裝，昂首走進了月台。

剛進鬼門關，迎面遇着一個鬼兵，鬼兵操着生硬的國語問他：

「那兒去？」

「上天津。」他說。

「幹什麼上天津？」鬼問。

「接我的未婚妻結婚。」他說。

「結婚以後上那兒？」

「當然回到北京(他想說北京比說北平安當些)來。」他說這一句時，渾身覺得不大舒服，可是面色鎮靜，一些不猶豫地答復。

鬼子盤問以後，又實行搜查。結果在衣袋中搜出了幾張恭請證婚人的大紅帖子。鬼子真相信了，放某君過去，其實那位某君，正急於逃命，那有迎接未婚妻的雅興？大紅帖子是預備好的護身符，果然能驅鬼。

某君在和鬼子鬼混，及紅帖掩護之下，離開了北平。他到天津以後，不禁狂笑一陣。一則慶祝他的虎口逃生，二則想想這齣喜劇，可算是東方齣伯訥的傑作。

他的同伴換上了長衫以後，幸能瞞過了鬼兵鬼將，平安的到了津沽。但是他們究竟懷着一肚子鬼胎，不很放心。在津站下車以前，他們鬼鬼祟祟的脫去了長衫，將行李紮成一個包裹，扛在肩頭，活像一個苦力。可憐他們素來嬌養慣的，何曾吃過這種苦頭？他們怨誰？怪誰？恨誰？

另有一位某君，大概素有饜養之癖。他在這非常時期，居然尚有持螯大嚼的興致，從北平帶一簍螃蟹到天津去，預備回家沽酒賞菊。這一簍橫行將軍，在月台上竟和敵人氣求聲應，窸窣窸窣作響，一個「皇軍」軍人聽聲起疑，擎起刺刀，對準某君心臟，勒令解開簍子查驗。敵人看見一隻一隻的鮮蟹，饒涎欲滴，竟老實不客氣說(他自以為這樣對待支那人，已經破格優待了)：

「可不可送我一隻？」

那一位逃亡者不知是素性慷慨，還是福至心靈，直爽的說：

「你要吃蟹，儘可拿幾隻去」。結果，鬼子分潤了肥蟹七隻以後，拍拍那位逃亡者的肩頭說：「好朋友」！另外一羣一羣的鬼兵，給他招呼以後，不再留難。七隻螃蟹保全了一條命，好不僥倖也！

又有一位某校的職員，在月台上被敵人扣留，帶上了憲兵司令部三樓。原來敵軍在月台上扣留旅客

是採用淘汰制，分別去留。旅客上車或下車時，先經過了鬼兵浪人和漢奸等的甄別；一部份經敵人認為可疑的，便要扣留，帶到司令部一樓。在一樓上，敵人審問數小時以後，將一批釋放，其餘的到二樓。二樓上也要同樣的盤問，此後再有一批被淘汰。所餘的選手再登三層樓，自然凶多吉少。那位職員既經挾上三樓，自然不免心驚胆戰。

憲兵(?)審問時，提出的問題，除姓名職業外，還有種種可笑可氣的。例如某人與殷汝耕比較怎麼樣？地方治安維持會的份子好不好？被審問者祇可順從敵人的意志，恭維一番，否則結果還堪設想嗎？那位職員照例受審完畢時，有一個「皇軍」分子拿出一張五元偽鈔，叫他掉換一張真鈔。幸虧他袋中尚有幾文，很慷慨的取出了十元票兩張，連原鈔一併奉送。那個「皇軍」分子大約貧血已久，見錢眼開，竟對他另眼相待，護送他出了司令部。這是留下買路錢二十元調一條性命的故事。他自己雖慶幸逃生，而堂堂帝國的威嚴給他斷送了。

經過三審而未釋放的人，就該受苦了。敵用人用完全不合人道的的方法對待他們，令他們屈打成招，例如鞭打和針刺指尖等的事，是常有的。有一位某君本不是姓宋，而敵人硬派他姓宋，叫他說出宋某軍隊駐紮的地點。他禁不住嚴刑的苦楚，承認姓宋，捏造了一個地名搪塞過去。

大批的同胞——多數是學生，被拘留在密室裏。一間狹小的屋子，容留幾十個人，空氣的污濁當然不用提了。牆上有一扇小窗，外面釘着鐵棍木條，以防「犯人」逃逸。每天的飲食是米飯一碗，白水一杯。被拘留的一羣，就算未曾槍斃，不餓死也得餓死。學生們食量很宏，在這種環境之下，如何還能支持？他們雖有一秒跑百米的本領，也無從施展了；祇得勒緊褲帶，度此殘生。他們有一種倒便桶工作，人人願謀的。他們情願倒便桶，因為藉此機會可以走出拘留所，吸取一點新鮮空氣。

其餘流亡者怎樣同敵兵奮鬥，以求死裏逃生的詳情，雖不知悉，可是以小利誘惑無恥的「皇軍」的

事是常有的。他們最好能私相授受，將鈔票塞進某一個敵兵的手裏，否則將要因分贓不均而惹起「事變」。他們譬如打醮，花幾個小錢驅鬼，未嘗不是明哲保身之道。

在受盤問時，旅客切不可說想到上海來。敵人最恨到上海來的難民，大概因為他們心目中已有一種深刻的印象，記得上海人是抗戰勇士，而怕平津人傳了染上海人的習氣。於此可見淞滬抗戰的影響很深，竟使敵人有所忌憚。我們就這一點不妨自豪自慰，並應鼓勵抗戰勇士，再接再厲，至他們屈膝而後已。

因為種種關係而不能脫離虎口的平津居民，時時提心吊胆，恐怕禍從天降。他們常有被敵人拉去做苦工或當兵的危險（關東軍有三分之一是我們同胞，三分之二是朝鮮人，在敵人監督之下作戰）。他們家中的大門，必須日夜開着，以便敵人出入。敵人在任何時候，可到任何地方搜查。萬一搜出愛國或抗日文字圖畫，不用說是有凶無吉，一本黨義是罪狀，一張報紙是罪狀，一套童子軍裝也是罪狀。平津本地出版的報紙，全是敵人的喉舌，替敵人宣傳。敵人創設了電台，攪亂中央廣播電台的電浪。因此平津的大多數百姓，譬如睡在鼓裏，不知前方的情形，更不知敵軍大潰退。敵人希望平津的居民，個個是「皇國」順民，俯首屈膝，才算得到勝利。天津有英法租界，拘束他們的活動；北平則無處不是「王土」，無人不是「王臣」。因此天津人如遷到北平去，比較自由，不必經過嚴格的搜查。北平已經成了死市，鬼氣森森。店鋪十九關門，不敢交易，因為敵軍會免費光顧的。敵人又貪財，又好色，時時姦淫擄掠，以饜獸慾。無數的幼女老婦已在這種環境之下犧牲了。

住在北平的人而自鳴得意的祇是一羣大漢奸。他們紛紛活動，欺壓同胞。他們忘記了自己的爹娘是中國人，自己的祖塋是在中國地，甘心認賊作父。他們的組織複雜，有某派某系的腐化分子，有向來自稱清高斯文的藝術家；簡單說，都是老而不死的狐羣狗黨。他們的姓名會登在各報，不必再污篇幅。我敢說，他們目前狐假虎威，橫行不法，將來必有一些營着石友三所說的「王八旦」的滋味。那時必懊悔

不早點自殺，免得留下蓋棺論定以後的臭名，我所認爲可痛心的，就是他們既非目不識丁的鄉人，又非有騙取衣食必要的窮光棍，而竟甘心做漢奸。政府應該將他們滿門抄斬，才不致留下小漢奸的孽種。我更痛心的說一句話：萬一上海或其他城市淪落於敵手以後，各地也會有同類的漢奸，恬不知恥，替敵人做走狗。一些馬路政客，搖身一變，立可現出原形。可是我又很樂觀的說：已失的國土，有健兒浴血克復，未失的，有勇士誓死在保衛，漢奸不誅自滅，又何足慮！

國事至此，同胞還不醒悟？同胞們，我們如再不撲殺此獠，試問何處不是平津第二？何人不是受過痛苦者第二？我們要奮起，「共赴國難」。一定有還我河山，殲滅倭寇的一日。前線的將士正在浴血抗戰，後方民衆祇有「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一法，纔對得起他們。

舍親從天津來，很感困難，因爲某輪船公司買辦故意刁難，不肯賣票。幸經託人說情，謀得一個茶房房間中的艙位，出價比平日的官艙高三倍多。筆者寄語該買辦，不可過於利慾熏心，傾軋同胞。要知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此時國人正應攜手共赴國難，焉可再作不顧天良的事。

二十六年十月十九日。上海。

「皇軍斷片」

一、老爺兵的感受

二、怕犬的皇軍

(一) 老爺兵的感受

在上海戰線的十幾萬日本兵內，除總指揮官松井石根大將爲六十歲外，年齡曾高的要算是五十八歲

的陸軍少佐野邊金三郎了。野邊少佐照規定可以不必出征，但他還是非常有精神地到了上海的最前線，指揮部隊，可是終因年齡過高，不宜於前線指揮，故最近已調至後方工作。一次，記者在前線會見他，他很高興地對記者說：

「看我的樣子很像日俄戰爭時的老前輩了吧；但我的精神不比年輕將校差呢！日俄戰爭時我屬於第二軍奧大將之下，担任少尉，參加旅順黑溝台之戰，此役雖然非常激烈，日本犧牲亦大；但每佔據一個陣地，都可推進三十里六十里，可是這次戰爭却大不同了，因為到處都是敵陣，非常堅固，尤其是在這一地帶，有無數小河，小河就是不動的陣地，就是平地的要塞。」野邊少佐頭目天空望着，陽光閃閃地照在他的老光眼鏡上，他又繼續略略說明他的家況，他說：「我的家是在岩手縣盛岡市，家裏有個獨生女，找了女婿，現在已有孫子，他們也可以過活，所以我一個人沒有什麼記掛的了。」

（十月十六日大阪朝日新聞）

（二）怕犬的「皇軍」

八月十八日——全夜安睡。毫無變動。往日本領事署取得通行證。回寓時，自吳淞路至老靶子路，時遇留難。日本巡邏軍官阻余行進，查驗余所持通行證，經譯員告余謂「此去有危險」後，終仍由余返寓另一日兵入余寓所檢察，待彼由余領至屋頂室，見吾猛犬數頭於門側虎視。彼受驚，未入室，僅言「不，不，不」而去。自領事館返寓時，見一美國水兵卡車停於虹口小菜場對門之日本商店前。乃往晤其軍曹，告以余苦無法得肉以養吾犬，彼即在冰箱中取得牛肉一塊畀余，盛意可感。小菜場中，寂無一人，四顧蕭然。在吳淞路日本商店中可購得罐頭食品。

（摘錄血路週刊西人日記）

敵軍中發現反戰文書

(一) 告出征中國士兵書

哎！悲慘呵！你們遠適異國去流血賣命，果爲了誰的利益呢？軍閥與財閥是藉了戰爭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私圖！

你們在故鄉的妻子兒女，已經到了不能支持的境地了！

我們在滿洲事件中死傷了的二十萬同胞，究竟爲誰而犧牲？這不過爲了軍閥的野心和財閥的榨取，而毫無代價的被殺戮！我們不能再受軍閥和財閥好聽的宣傳所欺騙！戰爭與大眾生活的地獄化，在軍閥的野心和財閥的榨取繼續進行當中，絕不會有終止的可能！

中國人是敵人麼？不是的！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時候，我們開始不得不爲了毫無理由的戰爭和資本家貪婪的榨取，而被驅使前去送死！

戰爭不一定是愛國！真正的愛國，真正的觀念乃大眾生活的向上；蹂躪大眾生活的軍部和戰爭，才是民衆的敵人！國家的蝨賊！

我們要：即時和平！

軍部啊！還士兵的命來！

全農 全水 總同盟 產組 鄉軍有志圖

(二) 致在華北將士

九月四日天皇陛下幸臨時議會，發表下述意味的勅語：「日本爲了國際和平，應刻不容緩的趕緊停止戰爭。與外國以中正和協之態度從事交涉，實現東亞之和平。」被上述勅令驚駭了的軍閥，立刻禁止議會附近的交通，用憲兵的特別警戒監禁議員，防止他們大罪的暴露！

對於諸位所以遲遲不派遣應援部隊，乃因爲陛下反對戰爭，不許出兵。

然而軍閥不得陛下許可，仍悍然出兵了！

現在雖然已經戰爭，但尙未能入宣戰的階段者，係因陛下要令即時和平，所以這回的戰爭，完全是軍閥的私戰！

忠勇的皇軍啊！軍閥要廢立今上陛下以與軍閥方便的秩父宮爲天皇。「二、二六」的時候，川島陸相、真崎大將等，不是曾通電全國的師團，爲要放逐今上陛下樹立新天皇而造反嗎？軍閥要使陛下成爲有名無實，要使自己實際成爲日本獨裁者。

忠勇的皇軍啊！軍閥真是昭和的叛逆者！好好忠實擁護今上陛下啊！
服從陛下的勅命，決心即時撤兵！即時和平！把槍口向着軍閥！參加昭和的勤王！與中國「中正和協」！

現役將校有志圖

(摘自國聞週報第四十期)

討論大綱

一、我國自抗戰以來，領土淪陷之詳情如何？

1 全部淪陷的省份有幾省？那幾省？

2 沒有全部淪陷的省份有那些？在那些省份內，有那幾縣是被日軍盤踞的？

3 淪陷領土之總面積有多少方里？

4 淪陷領土內，未逃出之同胞有多少？

二、第一期抗戰中淪亡的名都大邑有那些？這些名都大邑在那些省內？

三、第一期抗戰中失去的重要軍事據點有那些？交通線有那幾條？

四、日人佔據下的我國同胞生活如何？

1 行動的自由有保障麼？

2 生命財產有保障麼？

3 人民生計能不斷絕麼？

4 工商業市場能否復興？

5 知識分子在敵人治下的生活何如？

6 壯丁的待遇何如？

7 婦孺受什麼磨折？

五、日人在佔領區域的殘暴行為有那幾種？以何地為最殘酷？

1 對已解除武裝之士兵如何處置？

2 對壯丁、智識青年如何殘殺？

3 對婦女如何污辱？

4 敵人如何搶劫同胞財產？

5 被佔區域內現狀已有報告的城市有那些？

6 這些城市中那些被屠殺得最殘酷？

六、寇機寇艦如何橫行？

1 寇機轟炸之目標是否以軍事設備、工事為限？

2 寇機對文化教育機關如何摧殘？

3 抗戰以來被燬於寇機的學校有多少？

4 寇機對慈善機關有顧忌麼？

5 無辜平民死於敵機轟炸下的迄今已有若干？

6 寇機對外人生命財產有何侵害？

7 寇艦對漁民如何虐待？

8 抗戰以來被敵艦侵掠盤踞的海島有那些？

9 日寇對華軍事侵略中動員的軍艦有多少？總噸數？

10 日第三艦隊有什麼特殊意義？

七、日軍何以有種種暴行？

1 他們的紀律何如？

2 他們的政治訓練何如？

3 他們對中國人的印象如何？

4 所謂「武士道」的精神爲什麼喪失了？

八、日寇暴行之影響如何？

1 對國人之教訓如何？

2 有血性的同胞得到此種教訓應如何作爲？

3 無知愚民是否可以稍爲覺悟？

4 對外人影響何如？

5 外人會不會再相信他的妄言？

6 日寇暴行曾引起什麼國際糾紛？

九、「皇軍」果真可畏麼？

1 「皇軍」的編制怎樣？

2 「皇軍」的設備何如？

3 「皇軍」的紀律何如？

4 「皇軍」的作戰精神何如？

5 「皇軍」的實力怎樣？

6 「皇軍」的戰略怎樣？

7 「皇軍」的戰術怎樣？

8 「皇軍」的紙老虎什麼時候戳穿了？

十、「皇軍」的士兵如何厭戰？如何無恥？

1 從俘虜的口供中，可以得到什麼結論？

2 從敵軍陣中日記中，可以看出敵人的心理麼？

3 從敵人的家書中，可以推想敵人的悲哀嗎？

4 「故都歸客話『皇軍』」中「皇軍」表現了什麼醜態？

十一、「皇軍」是否在崩潰中？

1 青年將校是否服從上官？

2 「二二六」事變的意義如何？

3 敵軍中的反戰文書代表敵軍士兵的那兩種心理？

4 敵軍為什麼還沒有崩潰？

5 敵軍如經一次大敗將怎樣？